

清儒學案

世章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六

天津徐世昌

春海學案

嘉道閒公卿之以經術名者必稱春海學於凌仲子氏又
出儀徵之門其資秉之異識鑒之真精神意量之包涵宏
遠亦有儀徵規範論者謂儒林祭酒足以繼之惜天不假
年所成止此然兩世內廷雅負物望約禮博文持以教士
輶軒所至樸學振興碩彥魁儒聆聲嚮和固隱繫一時風
氣焉述春海學案

程先生恩澤

程恩澤字雲芬號春海歙縣人嘉慶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修官至戶部右侍郎先後入直南書房上書房父昌期乾隆庚

子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學士直上書房先生幼穎異毀齒經傳皆成誦尤好讀古書遇疑義必考問釋然而後快鄉先達曹文敏公金輔之先生皆語學士曰此子逾冠所學不可量矣乾隆六十年學士卒於山東學政任先生甫十一歲哀毀力學及長爲諸生益博綜經史從外祖學騎射能挽強弓最後乃從凌仲子氏游及其間奧凌曰天人並至博而能精將來所成者大也後以計偕居京師所學彌廣凡天算地志六書訓詁金石皆精究之通籍後清譽日隆視黔學時重刻岳珂五經以訓士及奉詔刻春秋左氏傳與祁文端公共議推本賈服不專守杜氏一家之學平日好士說士技若己有典試廣東期取實學之士知曾釗之名必欲得之釗久丁憂先生不知也書榜大失望先生銳意著作惟戰國策地名考二十卷已寫定本其餘多未成

書詩文雄深博雅積橐盈篋後刻爲程侍郎集先生又多藏書
宋元以來子史雜錄博覽強記金石書畫亦多考訂苟有叩者
必舉以應阮文達入京與先生居相近時共講習文達校毛詩
有椒其馨椒字訛本是馥字其訛久在六朝罕可相語者持以
示先生先生深會其意謂詩苾芬孝祀韓詩作馥芬孝祀馥字
毛韓兩見形聲不謬於六書爲加一證先生又謂近人治算由
九章以通四元可謂發明絕學而儀器則罕有傳者乃與鄭君
復光有修復古儀器之約又嘗深究開元占經謂道光十五年
木火同度當有火災人驗其言而躔之吉地案發因水之故曹
文正問先生古有之乎先生曰水齧王季墓見棺之前和呂覽
載其事文達稱國策地名考自胡朏明禹貢錐指全謝山地理
稽疑後此其盛業矣如謂孟津在河北非今孟津縣亦非古河

陽縣蒲反非舜都乃衛蒲邑以嘗入秦仍歸故謂之蒲反諸條皆確不可易歿年五十有三

參史傳阮元撰墓志銘

國策地名考敘

道光庚寅余主講鍾山或以溧陽狄惺垣先生所刻孔孟編年見示繙閱再四精確有剪裁歎其必傳無疑亟請相見與之究經傳之異同考史誌之得失辨孔鄭程朱之宗旨論班揚韓柳之體裁則皆指困倒囊而出之不禁五體投地云時先生館於金陵某氏不得意辭去余亟延之命子德威執經門下昕夕過從相得甚歡一日談及地理之學我朝稱最然皆詳於春秋史漢而不及戰國惟陽湖張君琦國策釋地差為可據而語尚簡質未見賅備意欲與先生共成一書以垂不朽先生始猶謙讓余固促之乃許諾則先立一長單以國策地名分國錄出凡七

百餘條又立一巨冊以單上所錄分布各紙凡三百餘葉於是盡發篋中所藏書凡有涉地志者皆出而陳之又向甘氏津逮樓借其所未備凡數十百種博觀約取條分件繫得一事則錄一事遇一言則記一言凡五閱月而彙畢余乃集其大成以次排纂先原文次正史次雜錄次本朝諸名家所著參伍考訂爲之折衷而以現在府廳州縣實之又參考各家圖說繪爲十二圖使戰國形勢如聚米畫沙瞭然尺幅凡十閱月而書成遇有眾說不同紛揉錯出者先生復爲論其是非條其同異作箋疏若干言用雙行夾注於其下於是是書乃益完善無所滲漏蓋先生讀書貫串實能言之了了目之所到筆卽隨之故能思畫精詳事半功倍如此

文集

肇十有二州說

堯典肇十有二州馬鄭注及晉書地理志皆以爲在禹功後漢書地理志谷永傳皇甫謐帝王世紀宋書州郡志皆以爲在禹功前案下濬川之文則在禹功前之說是也禹貢云九川滌源九澤既陂皋陶謨云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蓋禹功告成之後其利可百世豈甫疏鑿卽又有濬通之役耶漢書地理志云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帝王世紀云堯遭洪水分爲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其言甚晰足正馬鄭之誤蓋舜居攝巡狩時水土未盡平正禹致力之際故曰濬川逮功成後乃分九州山川澤藪皆以九算勒爲成書以告後世直至受虞禪後未之改也或引鄭注肇始也爲難則應之曰十二

州肇於堯不肇於舜且大傳肇作兆

說文作兆

鄭彼注云兆域也為

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蓋巡狩必祭山川兆星封山皆祭義

肇不作始解則十二州仍堯之舊益非舜所分可知也十二州

之名曰冀曰兗曰青曰徐曰揚曰荆曰豫曰梁曰雍曰營曰井

曰幽馬季長曰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

置幽州分齊為營州鄭康成曰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為營州

冀州南北太遠分衛

水名非地名

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馬鄭之說

蓋取周禮爾雅成之幽州有醫無閭并州有恆山營州上應營

室皆可據故舉十二州之名當從馬鄭以十二州在禹功後當

舍馬鄭別求三山以足五嶽四鎮成十二山以配十二州則書

缺有閒馬鄭所不能也

承下論承重孫婦姑在當何服答祁涑甫

承下問承重孫婦姑在當何服經與律俱無明文並引顧亭林方望溪之說判其同異具見閣下讀書心細古人所略者澤何能知姑卽所見及者奉答案承重孫婦服當從夫並不計姑在與否也唐律云婦爲舅斬衰三年其夫爲祖後妻亦從服婦爲姑齊衰三年其夫爲祖後者妻亦從服祖姑政和禮書儀家禮皆遵之至明會典改婦服姑同於舅今通禮遵之是承重孫婦服當從夫著於律已久況承重者荷爵土之重父歿固承父未歿而廢疾亦承其婦從夫而服與姑同亦何嫌哉且姑自服其應服之服耳婦自服其從夫之服耳彼承重不嫌於父豈同服遂嫌於姑哉夫承重者承爵土之重非無形之物也周制封建曰親親曰尊尊故承爵土者雖諸父不敢先之而其歿也其父爲報服斬衰三年若施之後世則駭矣今封建廢已久惟世襲

者尙可言宗法言承重若大夫士庶家一遇大故其長子不幸死輒引長孫加於諸父之上曰吾行古禮此宋以後拘儒不達世變之所爲也若唐以前尙有解此者故晉侍中庾純云今五侯有爵土者其所防與古無異重嫡之制不得不同至於大夫以下旣與古禮異矣吉不統家凶則統喪考之情理俱亦有違然則律文何以著承重之服蓋封建雖廢承爵土者則代代有之律文蓋爲承爵土者發也然則士庶家何以行之曰此由墨守家禮而致誤也

家禮非朱子所作白田雜著辨之甚明

承重已失禮意其婦之

服當在不議不論之例

除世襲言

若宛轉從俗則唐律以下所著甚

明可覆案也

狄未穎孟子編年序

言孟子者有五誤趙岐孟子題辭鄒本春秋邾子之國孟子時

改曰鄒非魯也今鄒縣是也又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子孫
衰微分適他國是孟子本魯人而實居鄒不可謂鄒卽魯也乃
譚貞默編年略以爲鄒卽孔子陬邑誤一司馬貞索隱孟子卒
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四依此逆推則其生當在烈
王四年己酉乃索隱謂在定王三十一年聽雨紀談作三十七
年闕里志又作安王十七年誤二竹書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三
年齊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卽孟子所云齊人將築薛也是
年爲周顯王四十六年孟子在滕經有明據乃金履祥通鑑前
編季本事蹟圖譜謂孟子游滕在赧王元年去齊之後誤三紀
年梁惠王三十六年與諸侯會於徐州以相王於是改元稱一
年又十七年而薨孟子至梁在惠王後元末年年已五十餘故
稱王曰王而王亦稱孟子曰叟各從其實也乃史記謂惠王三

十五年孟子卽至梁通鑑綱目從之又參用竹書謂襄王元年始去梁凡在梁十八年誤四國策齊宣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伐燕三十日而舉燕國與孟子合此赧王元年事也取燕燕叛孟子之去宣王之薨並在是年大事記朱子綱目明白可據乃黃氏日鈔謂伐燕有二前伐燕在宣王後伐燕在閔王孟子集註又謂齊破燕後二年燕始叛說者因據以爲孟子後事閔王之證誤五有此五誤而孟子之里居生卒出處先後不可究詰矣溧陽狄未穎先生起而正之闢諸謬說歸之一是而後亞聖之生平如燭照數計於戲可謂有功於聖賢之門矣先生所著孔子編年其精核賅博遠勝胡元任有識者能辨之然爲孔子編年尙易爲孟子編年卽淹雅如閻百詩亦謝不敏甚矣書缺有閒令人歎生千百世後之難爲學也先生著有四書補闕行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一
卽授梓合之兩書其有功於聖賢之門甚偉夫著述至今日幾
幾乎人握珠家抱璞而有功於聖賢之門則不多見卽謂先生
爲聖賢之徒也可

癸巳類稿序

吾里學派自江戴昌之金程承之其緒蕃變率以治經爲宗都
說經鏗鏗尤善治史部則有吾師凌次仲先生與師角立不倚
則有吾友俞理初先生凡學無門逕則雜雜則經學溷漢宋天
文學溷推步占驗執一則隘隘則暖暖姝姝悅一先生之言墨
守訓故甚且持古疾以病今理初先生憂之於是察兩漢門逕
端其趨向於其歧則閉也寢饋經史旁通諸子百家九流於其
僞則剷也不寧惟是宋之亂漢易判魏晉之亂漢難判淄澠流
合易牙能分之撫古人之愚若辨黑白乃益見古說之可信矣

書缺有閒箋疏脫訛徵之於諸子百家九流有時而窮則援及
釋典道藏以爲助糝糠塵垢尙堪陶鑄矧其精者啟我質我不
猶愈於求野乎然非先生受性精敏一覽便記又烏能宏覽博
辨差擇助詮若是之廣且大歟先生著述甚富未暇寫定今春
應禮闈試受知於王菽原主政主政薦剡未售急索其著述伙
金刊之蓋欲以千秋身後名償俗耳目一第之榮也用心良苦
聞者感歎惜乎時日稍迫僅得十之三四耳記十年前與先生
篝燈夜坐偶有作述援筆立就引證賅洽退而檢諸篋無一誤
事誤言洵乎才學識有千萬人而無數者書將就委序於澤澤
學術譎陋焉云知先生然私幸並世見一傳人引吾里江戴之
緒且未有艾也

癸巳類稿又序

右癸巳類稿十五卷吾友俞理初所著也理初負絕人之資篤好讀書自識字積髮素寢饋凡四五十年其善於始也能入其眇於終也能出叢籍城擁手緜緜不輟輟輒大半成誦地人名稱事回穴數載極見某度某冊某篇行語卽中是謂能入萃昔賢往事判黑白搖筆纏纏千萬言某可據某可刊某不可憑某宜斟也一篇中計疊簡不勝舉使起昔賢論往事亦領是謂能出出入之際無精心卓識果力則絢博而支絢斷而歧宋以後逮有明豈無博見彊識則徇虛車絀實用恆若斯也惟識足以徹千古之蘊辨足以息萬喙之爭富足以會古今之通明足以別真僞之溷然後縱橫勃窣底於是乃已故治經貴一也繹牽於注疏則隘畔離於訓故則野援證典確葶甲新意皆陶鑄秦諸書漢諸儒斯得之治史貴紛也讀未終卷遂持論則塞讀一

史未他及遂持論則陋正窮乃稗稗窮乃注注窮乃金石全史
醞釀歧說旁溢斯得之尤善言天象暨厯數以爲泰西法積精
然豈三代秦漢人所豫解以某時厯衡某時法是非區分則三
代秦漢人不能委其過尤善言地輿說方域以爲中外同軌不
道險今昔異履不詳憲惟殊方遐國人所忽必當察察則萬一
可據爲攻戰之導也至於掌故之鉅名物之細聲詰之雅七緯
三式釋典道藏素靈之奧景教之歧凡諸儒擣舌方皇者稱引
首首如肉貫弗絲在櫛則又非恆量所能測識者也加以受性
方直僞書誣古必辨魏晉儒改故訓蔑先儒必力辨邪醜正否
嫉賢必覩縷辨嗚呼古心哉古人哉凡理初手成宏鉅書不自
名者甚夥年過六十而聰強審密不憊其著作未可涯此冊斷
自癸巳年故曰癸巳類稿刻成索序於予予讀之甚愜也爰就

所窺及者詭之其諸廣遂以俟大雅

附錄

蘭翹學士艱於嗣晚乃誕先生丰儀玉映父母珍若連城七歲就傅每日讀書不過二時而寒燠晦霾氣候失和皆輟課曹願厓少宰時官侍講與學士同邸每抱持先生問以書不能答則徧檢奧僻不經之字相詰難蓋好奇不羣幼性爾也

張穆程侍郎遺集初

編序

道光壬午先生入直南齋召諭曰汝父蘭翹先生品學朕昔年最敬汝之聲名朕亦皆知宜更守素行時祁文端同召見出語

同朝皆榮之

阮元撰墓志銘

壬辰先生典試粵東榜後諸名士饒於白雲山雲泉仙館酒酣慨然曰是邦今日可云全盛然盛極而衰天之道也後此廿餘

年亂從粵起再十餘年亂將遍天下真不堪設想矣坐有曾拔
貢釗亦習漢人洪範五行之學者起而問難不覺欷歔先生笑
曰子無憂吾與子不及見矣諦視坐中人曰皆不及見及見者
惟譚君玉生耳後五年先生卒甲寅曾拔貢卒粵匪起玉生則
歿於同治十年壽逾古稀其言畢論

南海縣志
譚瑩傳

壬辰十二月先生入直上書房課惠親王學王敬禮師傳出於
至誠講學爲詩古文書法皆日有進甚相益上與王論先生爲

人有和而不同之目

阮元撰
墓志銘

丁酉七月先生感暑疾卒阮文達約同人集龍泉寺檢其遺書
先一日何子貞太史以告於其孤德威德威泣而言曰先公於
辨論經史六書古義及天文地志札記最夥詩古文詞亦爲之
甚勤顧不自存省其僅未散失者雜置書篋中往往無首尾題

識他日從容整理稍就次第當乞阮公鑒定今苦出迫促未遑也顧辱公及諸君子存錄之盛心不可以負有國策地名考二十卷迨寫粗畢持正於阮公公披繹久之歎曰疵類有未滌者然既博且精矣聞尙無副墨本余雖欲為審訂未忍遽攜持去屬還於其孤且謂曰諸君其急為校讐使無遺憾余雖老幸及為覆眎而弁言以行

何紹基龍泉寺檢書圖記

阮雲臺曰國策地名考者程春海少農暨狄惺垣孝廉共成是書少農為其綱孝廉為其目少農歸道山家況寥落孝廉恐其放失乃以筆耕所入付諸剞劂工將竣求序於余余既歎少農之虛衷好學又嘉孝廉之能始終其事也

阮元國策地名考序

梅伯言曰人嘗屬曾亮以事而匿其情漫為請於先生覆書曰吾子而有是言豈某生平有不見信於深友者乎不然則子受

給也其行已情深而義方雖他事類如此傳曰直諫多聞古之

益友又曰夫惟大雅卓爾不羣先生殆無愧斯言梅曾亮春海先生集序

張石州曰公負奇氣博觀強誦於經訓史策天象地輿金石書

畫壬遁太乙脈經格學莫不窮極要眇究析發皇之張穆程侍郎遺集初

編序狄叔穎曰曩與故少司農程春海先生同撰國策地名考二十

卷本擬即以付梓先生曰成書太早古人所戒吾與子年方冊

疆儻能斟酌盡善使閱者無可指摘豈不快甚因各寫一本弄

之篋衍耳目所及時修改往復札商不下數十次雖在車塵馬

足閒弗置也狄子奇國策地名考序

何子貞曰京師才士之藪究樸學能文章者輻湊鱗比至於網

羅六藝貫串百家又巍然有聲名位業使天下士歸之如星戴

青島書局卷一百四十六春海

斗如水赴海在今日惟儀徵及司農兩公而已

何紹基龍泉寺檢書圖記

春海弟子

何先生紹基

別見湘鄉學案

鄭先生珍

別為子尹學案

莫先生友芝

別見子尹學案

春海交游

祁先生鶴皋

別見鶴皋學案

梅先生曾亮

別見惜抱學案

張先生穆

別為身齋學案

俞先生正燮

別為理初學案

魏先生源

別為古微學案

龔先生自珍

別為定盦學案

陳先生奐 別爲南園學案

沈先生垚 別爲敦三學案

江先生沅 別見良庭學案

劉先生逢祿 別見方耕學案

錢先生林

錢林字金粟號東生仁和人嘉慶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洊升翰林院侍讀學士左遷庶子少有羸疾貌古神清學問淹
博於書無所不覽每執筆文不加點如宿構然阮文達督浙學
時歎爲此邦翹楚熟於漢唐注疏及近時經生家言於史記誦
尤博論遼金元兵制皆史志所闕及官翰林充國史館總纂於
名臣言行及河漕鹽權倉儲平糶海運采買災賑銅政錢法地
丁雜稅諸大端靡弗詳究不喜結納每夙興在丑寅之交炳燭

讀書隨卽著錄無閒寒暑所輯當代名流紀事凡十一冊廿餘年來未成書也生前以藁付汪孟慈久之王菽原索得始爲編刊題曰文獻徵存錄詩集寫定三十卷將歿以詒春海今所存者玉山草堂集十二卷續集五卷

參史傳王藻文獻徵存錄序

附錄

先生始生四歲隨父任江西有口授王勃滕王閣序者先生甫上口琅琅成誦五歲出就外傳讀書一日數行能作擘窠大字嗣隨任福建福建修鼓樓先生書海天一柱額一時有神童之目福建名勝之地咸來求書先生才九歲耳先生讀書終身不忘蒙古地名官名載在史冊他人不能記憶者先生背誦無遺有問者答以某書某卷某葉某行覆書帙無差失

汪憲孫撰墓表

狄先生子奇

爲南園學業

狄子奇字未穎一字惺菴溧陽人道光乙酉舉人究心經籍不屑屑章句嘗讀毛西河論語稽求四書賸言諸書愛其博淹而病其攻駁朱子思補朱子之未備著四書質疑四十卷四書釋地辨疑鄉黨圖攷辨疑各一卷時春海長鍾山書院與同纂國策地名攷薦諸林文忠則徐聲譽益重主講安徽宿州河南覃懷書院一以敦行植學爲教後患風疾卒於講舍

參溧陽縣志

陳先生慶鏞

陳慶鏞字乾翔號頌南晉江人道光壬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戶部主事累遷工科給事中值海疆多事疏請申明刑賞指斥貴近無少屈一時直聲震朝野與臨桂朱琦高要蘇廷魁有三御史之目尋因事鑄級降光祿寺署正乞假歸里日事撰述文宗登極以侍郎朱鳳標薦仍起授言官補江西道監察御史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六
三
調掌陝西道事先生既蹶再振銳氣不撓前後章奏數十上皆
軍國大計可見施行時閩境盜起蔓延漳泉興永閒因疏陳事
宜奉命回籍辦理本省團練既抵家編聯保甲勦撫兼施賊黨
遂散以積勞致疾陳請開缺會匪首林俊糾眾撲泉州復募卒
登陣守禦三戰皆捷賊平敘功以道員候選咸豐八年卒年六
十有四贈光祿寺卿先生精研漢學而服膺宋儒謂六經宗許
鄭百行學程朱亭林之言吾輩當以自勵其治經實事求是嘗
爲三家詩考穀梁通釋等書皆屬草未竟於聲音訓詁文字之
學鑽掣弗倦故於說經及考釋鐘鼎諸文皆能紬發故訓洞達
神指工詩文樸茂淵古晚而益進著有齊侯壘銘通釋二卷籀

經堂類彙二十四卷

參何秋濤撰壘銘通釋
跋陳榮仁撰墓誌銘

文集

日中見昧解

易沫陸德明經典釋文云徐武蓋反又亡對反微昧之光也字
林作昧亡太反云斗杓後星王肅云音妹鄭作昧服虔云日中
而昏也子夏傳云昧星之小者馬同薛云輔星也按陸引字林
作昧王讀妹下復云鄭作昧則與呂忱王肅同無事別言之鄭
作昧與子夏傳昧二字當是从末作昧與呂王从未作昧異轉
寫誤耳廣韻昧莫撥切星也引易日中見昧玉篇昧莫割切星
名卽鄭作昧之證玉篇又有兩昧字一音莫潰切冥也昧爽旦
也卽說文所云昧爽是也一音莫蓋切明也又斗杓卽字林所
云斗杓後星是也說文無昧字釋文曠末也說文嚮或作秣春
秋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羊穀梁並作昧文七年晉先
蔑奔秦公羊作昧以聲求之當亦从未作昧非从未作昧疑許

書或漏脫耳

禋于六宗解

六宗自漢以來迄無定論竊謂六宗乃宗禮也虞制宗禮不可考以周制推之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天謂昊天大帝卽虞之籥禋于上帝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謂五帝卽虞之禋于六宗也五帝東方靈威仰南方赤熛怒西方白招拒北方汁光紀中央含樞紐以其次于昊天大帝故爲宗以祀之而以其祖配虞配帝宗堯是時堯尙在仍遵唐制宗帝嚳六宗者配帝及五帝也郊禮於壇無屋宗禮於廟有屋故言宗虞宗在文祖周宗在明堂周書乃單文祖德周末立明堂亦稱文祖也宗爲廟祭說文宗尊祖廟也从宀从示謂屋也从宀注交覆突屋也古者屋四柱東西與南北皆交覆也有堂有室是爲深屋

自部疊下曰𡩇𡩇不見也示神也古文作𡩇三𡩇日月星也示
在𡩇下依屋以祀神指事知其義也洛誥記功宗臣我宗多遜
惇宗將禮禮記月令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皆言宗禮也皆爲
有屋以祀之也禋者柴祭之名周禮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祭
天用禋五帝天類也故亦用禋宗祀之禮經有明文書禋于文
王武王王賓殺禋咸格詩肇禋迄用有成皆宗禮之禋也說文
禋絜祀也一曰精意曰享爲禋籀文从𡩇作𡩇从𡩇則與宗字
義合是宗亦以禋爲祀也竈與宗皆从𡩇則禋不得專屬之郊
矣禋爲積柴實牲取其禋乞上達則禋之爲祀帝無疑宗有禋
祀則六宗之爲祀五宗及配帝亦無疑以孝經證尙書其義適
合解者可無煩紛紛置喙矣

精全生民首章魯毛異同解

詩生民據許叔重五經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可知漢以來三家傳授皆無異辭自毛出謂姜嫄爲高辛氏妃帝高辛氏帝敏疾因禋祀郊禘高辛氏親行姜嫄從帝後履帝之跡于是齊敬敏速而鬼神歆饗之也鬼神食乞謂之歆劉向列女傳曰姜嫄有邠氏之女也出野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向世習魯詩所傳乃魯說據此則姜嫄爲有邠氏女不言某氏妃正聖人無父感生之說魯說履跡在先禋祀在後與毛兩歧鄭君箋詩宗毛此獨易傳而以帝指上帝據爾雅敏拇也當郊禘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跡姜嫄履其拇指之處歆歆然遂有娠言履巨跡正與魯合唯禋祀在先履跡在後文略異解姜嫄不從毛訓亦不從魯訓別以爲高辛氏之世妃也蓋謂高辛傳

世子孫之妃觀其駁異義云諸家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
生皆執偏之論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娥簡狄吞鵲子生契
此感生見於經之明文劉媪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
且蒲盧桑蟲煦嫗成爲己子矧天之精氣所感不能使其子賢
聖乎則感生之說又不必以有父無父泥之矣毛說自劉歆班
固賈逵服虔王肅皇甫謐之徒皆以爲然魯則齊韓而外河圖
中候稷起握契其文確有可徵要之毛語其常堯舜亦人耳初
不信感生之說使姜嫄非嚳妃稷非嚳子周人何以禘嚳而郊
稷禘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稷爲嚳子故禘之魯語其異聖人
之生天是使獨使姜嫄爲嚳妃稷爲嚳子則周魯何以特立姜
嫄不聞別立嚳廟詩又何以云卽有邠家室故但以有邠氏之
女訓之於經昭合說詩者當以魯爲優

予曰有奔奏解

詩奔走陸德明經典釋文奏一本作走劉熙釋名走奏也促有
 所奏至也走奏同聲通用說文奏進也从夊从止與執同
 義奔奏謂服役趨事之徒卽詩清廟駿奔走在廟書武成駿奔
 走執豆籩禮大傳執豆籩逡奔走左昭三十一年傳將奔走之
 聲義皆合毛解奔走爲喻德宣譽以奏爲奏白之奏攷虞書敷
 奏以言益稷暨益奏庶鮮食僞孔傳謂進于民詩六月以奏膚
 公傳奏爲也王充論衡作上書謂之奏文選表題注劾驗政事
 曰奏尙書大傳御史奏雞鳴于階下注猶白也廣雅奏書也釋
 名奏鄒也鄒狹小之言也奏有言義故毛訓宣喻是讀奏如字
 鄭箋則謂奔走使人趨附之趨附猶奔走作轉音讀孔冲遠申
 其意而解之曰奔走者此臣能曉喻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揚王

之聲譽使人知令天下之人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也則
又合本訓次訓兼釋然奔走自屬臣說不屬民說文王聖德虞
芮質成自然嚮風何待宣揚聲譽且本文子字訓我若謂我有
喻德宣譽之臣殊非聖人語氣觀上下句疏附先後禦侮皆指
自臣不應此句獨指自民則詩言猶多士攸服奔走多方今爾
奔走之意竝無異解毛詩未出三家詩蓋本作走王逸楚詞章
句引詩子聿有奔走文選李善注引同曰聿奏走皆聲同義近
是齊魯韓詩本有作走之證而亦有作輳者孔叢子周文胥附
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伏生解尚書亦作
輳奏輳皆走之段周禮大司馬事輳徒趨輳疾也是其義也按
奔走二字連語段借字亦轉注字說文奔走也从夭賁省聲與
走同意走趨也从夭止會意與奔同義石鼓文奔从犬不从夭

字亦作犇从三牛荀子議兵篇犇命者不獲注犇命謂來歸其
命者言疾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崑然興道而遷義又薊菝卉歛
凡崑焱焱麤麤轟三比之字多迅疾意奔迅而走舒故爾雅
釋宮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中庭狹故言走大路寬故言奔
以其行道廣狹名其地曰奔走卽以其趨事緩急名其人亦曰
奔走奔走執事通稱如史記報任少卿書太史公牛馬走注走
猶僕也後漢書蘇竟傳注走謂馳走之人謙稱也虞詡傳走卒
注伍佰之類也是皆奔走之義也奔假爲賁禮有虎奔走假爲
趣書有趣馬然則奔走自是趨事服役之人不必指爲喻德宣
譽其義郅雀左傳季武子賦縣之卒章杜注義取文王有四臣
以致興盛本大傳四臣謂虢叔閔天泰顛南宮括然詩自是泛
指四等之臣如股肱心膂耳日之類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走與附後侮皆韻左昭七年走叶僂偃俯侮口莊子列禦寇走叶偃僂俯軌文子道原篇走叶遊則謂走自韻後侮自韻附隔句爲叶者猶未考古音之合也

會有表解

左昭十一年傳會有表杜注野會設表以爲位正義亦當有物記處如今之位版也引覲禮上介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及周禮大司馬教大閱門立四表又嫌不合大夫之會乃云大夫聚會亦應有以表位但無文以言耳今按古者於野行禮必設表以爲位平坦之地無堂階可紀將欲於此習禮儀準步伐非表何以示其趨故表如軍旅田界之表周禮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又曰及表乃止此古人閱軍以表爲界之事也左傳襄二十五年傳表澗鹵賈逵注云澗

鹵之地九夫爲表國語周語單襄公云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禮記郊特牲饗農及郵表畷散氏槃銘云用大蔽穀田迺卽穀田用田竟竟自瀕洮以南至于大沽一表以降二表又曰表于單道表于原道表于周道以東表于耔東疆右還表于竟竟導以南表于卻萊導以西至于堆莫竟竟井色田此古人畫田以表爲界之事也而朝會之表見國語晉語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置茅蒹設望表司馬貞引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爲蒹史記漢書叔孫通傳蒹作藁如涓曰藁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也表說文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以毛爲表裘皮衣也象形蓋表爲立木於地復綴他物於木上有表義軍旅之表以旒田邑之表以郵而朝會之表以蒹皆綴他物以垂象如表衣之義也說文朝會束茅表位曰蒹引國語致茅蒹表坐則野

會之表國語顯有明據何謂無文荀子儒效篇後漢書蓋勳馬
援傳注表標也呂覽許注表柱也禮記檀弓內則注表明也周
禮大司馬注表所以識正行列也荀子大略注表標志也後漢
書劉祐注表標準也管子君臣上注表謂以木爲標有所告示
也漢書淮南厲王傳注表者樹木爲之若柱形也呂覽不屈云
或操表撥以善睇望注表綴儀度此皆表義也至正義云俗本
表下有旗謬也旗當是表注言用旗爲表讀者不知誤加正文

耳

中離維綱解

大射儀中離維綱所以繫侯植者侯有上下綱皆出舌一尋
梓人云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絹寸焉其邪制躬舌之角者爲維
或曰維當爲絹絹綱耳先鄭周禮注絹籠綱者維持侯者審是

則絹以布爲之綱與維皆以繩爲之維與絹自是兩物絹籠綱
然後以上个下个邊綴著絹兩頭以綱繫著植維者於上个下
个上下躬兩頭皆有角又以小繩綴角繫著植故矢或離綱或
離維也絹綱耳者以絹爲綱耳離著絹也案梓人絹儀禮賈疏
引作絹陸德明經典釋文絹劉侯犬反又於貧反一音古縣反
又古犬反周禮絹字注云音於貧反或尤粉反劉侯犬反一音
古犬反據侯犬古縣古犬字當爲絹於貧尤粉字當爲縝陸唯
不能定其字與音故並引之說文絹持綱紐也引周禮縝寸廣
韻縝爲贅切繩紐玉篇縝維持繩紐細者則儀禮鄭注賈疏絹
字竝當作縝轉寫訛謬沿襲不察耳綱耳當爲綱紐志出於縝
對對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解志出於縝
論語宗廟之事如會同鄭注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

會眾頰曰同按玉藻諸侯立端以祭鄭讀端爲冕是諸侯祭服用冕禮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是卿大夫助祭亦用冕士助祭用弁未有端章甫者且宗廟祭祀凡在廟助祭無非相禮未有特設一官而謂之相更未有小相之名周禮左傳凡言相皆會同之相也時解謂會同行於宗廟故用如字以貫之宗廟之事非宗廟之祭說似直截然猶未合古禮據儀禮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會同築壇當在郊不在廟如何得行於廟中竊謂時見殷見皆諸侯見於天子是爲大會同故在郊若兩君相見祇諸侯自相見是爲小會同則在廟兩君相見禮有專條左襄四年傳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杜注卽以諸侯會同解兩君相見觀下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自指諸侯會同說

會同於天子用冕服而自相會同則降而服皮弁服鄭注司服諸侯自相朝聘皆皮弁服鄭蓋以聘禮推之聘禮卿出聘服皮弁以客禮見亦以軍禮見兩君相見禮從同故知其爲服皮弁也君服皮弁則其擯介必降君一等服朝服禮冕服爲上皮弁次之朝服又次之玄端爲下公西華言端章甫端卽朝服謂端爲玄端服者非也周禮司服玄端鄭注云端取其正也士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廣袤等故謂之端不知朝祭之服衣袂皆二尺二寸皆有端名不獨玄端服爲然樂記端冕而聽古樂是冕服名端也左傳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是朝服名端也兩君相見服皮弁相君者降一等自是服朝服若玄端則與朝服迥異朝服緇衣玄端則玄衣朝服素鞞玄端則爵韠朝服白履玄端則黑履朝服大夫以上其冠皆委貌唯士玄

冠故少牢饋食禮朝服不言玄冠士冠禮朝服必言玄冠玄端則自天子諸侯以至士純用玄冠無委貌章甫卽周之委貌實弁而非冠則爲大夫以上之朝服而非士以下之玄端服玄端爲士之常服禮服之最下乃天子諸侯亦用之者以其色玄用爲齊服故郊特牲云齊之玄也以幽陰思也幽陰故用玄衣玄冠有衿玄之義玉藻亦云玄冠諸侯之齊冠也諸侯齊冠用玄冠則天子齊冠亦用玄冠可知士玄端亦玄冠無章甫赤明言章甫正不得以服用玄端冠用章甫自亂其例若會同於天子則自君以至擯介皆用冕亦無章甫覲禮侯氏裨冕天子衮冕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纁無繁露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纁有繁露是擯介皆用冕之證周官司服云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鄭云自公之

衮及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夫卿大夫朝聘於天子用冕服則其從君而朝亦必用冕服若有孤之國孤爲上介服希冕無孤之國卿爲上介服玄冕冕服所以尊天子也以此推之兩君相見君服皮弁則臣亦當服皮弁乃臣從君於王朝得與君同服冕而贊相兩君之會不得與君同服皮弁者以冕服有差等而皮弁服無別不得不降而從朝服以避尊也且章甫亦弁製雖不得與君同皮弁而亦與君同戴弁是猶同冕服之義也章甫自是上介服而赤言小相者謙退不敢質言耳客君之相如此則主君之相亦如此所謂端章甫者其爲兩君擯相之服無疑矣春秋時會同天子盛典久不行所言皆諸侯自相會左定四年經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國夏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傳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卽以十餘君聚會爲會同則兩君相見亦稱會同其禮一也赤言志自卽舉時事言若會同於天子其禮有四一是王將有征伐會一方之諸侯大行人所謂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是也一是王不巡狩四方諸侯皆會京師大行人所謂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是也此二者皆行於竟內者也一是王不巡狩諸侯會于方岳書所謂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是也一是王不巡狩而殷國諸侯畢會于近畿若周王會諸侯於東都詩所謂會同有繹是也此二者皆行於竟外者也其相皆大宗伯主之周禮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鄭注云相詔王禮職雖主於相王而亦以相侯氏覲禮云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

拜此擯者卽大宗伯也下云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
擯此擯亦天子之擯也周官司儀言會同之禮有云詔王儀南
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
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所謂四傳擯也相諸侯之
相卽相天子之相諸侯未嘗別立相雖各有介亦不過奉其旂
置于宮而已其在四時常朝公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亦
不過立於門外傳命而已非贊禮之相也赤束帶立朝可與賓
客言自是兩君相見之相非會同天子之相使赤而願爲天子
之相夫子幾何而不見哂乎

釋必

考工記玉人之事天子圭中必鄭注必讀如鹿車繹之繹謂以
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隊方言車下鉄陳宋淮楚之間謂

之畢大者謂之綦注云鹿車也據此則必繹畢三字同既夕記冠六升外繹謂縫著於武也言縫紩而約束之與中必之義亦同則方言之鉄當爲紩

釋搢

大射儀搢三挾一个注云搢扱也夏官田僕凡田王提馬諸侯晉注云晉猶抑也案搢晉義同抑馬猶言收馬扱亦收也扱矢猶言收矢

釋搨

詩象之搨也廣韻从木作搨云搨枝整髮釵也釋名簪枝也晉書輿服志皮弁象玉邸注云邸冠下抵也象骨爲之音帝據此則搨邸抵同音同義宋玉風賦邸萼葉而振氣史記河渠書西邸瓠口皆以邸爲抵是抵邸通用之證案說文無搨手部攬搔

也搔拑也拑絜也髻絜髮也髀骨擿之可會髮者詩髀弁如星
擿搔爲會髮絜髮之具拑當是擿之異文

釋鑿

說文鑿金聲也讀若春秋傳蹇而乘宅車按鑿與蹇兩字兩義
許云讀若從其聲不從其訓今左傳昭廿六年文蹇作鑿當本
作蹇後人轉寫譌從金玉篇蹇一足行貌廣韻蹇一足跳行正
與博義合杜注鑿一足行訓本不誤唯依傳作鑿未能是正乃
正義引說文鑿金聲也蓋擊金爲聲亦名鑿以鑿訓移作蹇訓
其失愈遠今說文闕蹇字蓋卽脛之異文字或作脛細尋傳文
苑子荆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言林雍旣斷足乃以
脛築地而行故謂之脛至張參五經文字云鑿金聲也又一足
行貌是又併鑿蹇爲一字其誤與正義同

釋豐

大射儀膳尊兩甌在南有豐鄭注豐以承尊也其爲字從豆豐聲豐聲當爲曲聲賈疏此謂上聲下形之字年和穀豆多從豆爲形也豐者承尊之器象形也是以曲年之字豐下著豆今案豐从豆爲俎豆之豆賈言穀豆非是豐者承尊之器豐當作曲曲年之字豐下著豆上曲當作豐下豐當作曲蓋轉寫互易致讀者不能解承尊之豐本作曲經典借豐爲曲豐行而曲廢古瓦頭禪文有𨾏字卽古文豐也說文豐古文作豐則承尊之器𨾏爲古文曲爲小篆鄭言其形云似豆卑而大說者以爲若井鹿盧言其用於鄉射云所以承爵也於大射云以承尊也則公食大夫之豐亦當是承爵燕禮之豐亦當是承尊各就其篇之文釋之豐从𨾏與豐从井字異豐當是𨾏聲而山象形豐當是

并聲而口象形一从艸盛之丰一從艸蔡之丰也

釋楣

說文楣秦名屋櫺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栢聘禮公當楣再拜注云楣謂之梁鄉飲酒禮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注云楣前梁也鄉射記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云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庑按禮經諸楣乃許書楣字義非楣字義許云楣門樞之橫梁爾雅釋宮楣謂之梁郭注門戶上橫梁郭所釋亦楣義非楣義釋文楣亡悲反或作楣亡報反埤蒼云梁也呂伯雍云門戶之橫梁也說文曰楣秦名屋櫺聯也陸引埤蒼字林以釋楣復引說文以釋楣明楣異義爾雅之楣當爲楣則禮經諸楣亦並當作楣

釋應音

應本音於陵切轉音爲於證切廣韻十六蒸應當也又姓出南
頓本自周武王後左傳曰邗晉應韓武之穆也漢有應曜隱於
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語之曰南山四皓不如
淮陽一老曜八代孫劭集解漢書四十七證應物相應也說文
作應當也集韻十六蒸應下云說文當也从心雁省聲徐曰雁
鸞字也又料度之辭唐詩應須祇應皆辭也又國名括地志故
應城因應山爲名在汝州葉縣又姓出南頓通作膺書誕膺天
命注當也二十五徑應下云答也又當也又樂名周禮笙師應
樂注應長六尺五寸象祝有椎連底左右相擊以應祝樂書云
應樂猶鷹之應物其獲也小故小鼓小春謂之應所以應大也
小鞀曰應鼓又天子之門曰應門詩迺立應門注正門也又州
名雁門地唐置應州禮部韻略十六蒸應於陵切當也詩我應

受之四十七證應於證切釋云和也審此則應當之應平讀亦可仄讀應姓之應有平讀無仄讀應對之應有仄讀無平讀國名之應當平讀州名之應當仄讀樂名門名亦皆仄讀陸德明經典釋文於左襄十二年傳應韓句不釋而凡弗應徵應等語必詳釋之曰應對之應孫恂李舟各切韻亦止切於陵不切於證知平讀爲本音仄讀乃其轉音故不加切又漢書應奉傳章懷太子賢於此字不別爲釋音亦以應本平讀無庸釋也

易林引詩考

易林者漢焦延壽作也延壽字贛梁人少從孟喜問業得陰陽之學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暑爲候各有占驗其所引詩與齊詩多發明蓋齊詩參緯數而贛善陰陽故言齊詩必徵之今卽以其所引者條列如左晉之同人

曰貞鳥鳴鳩執一無尤寢門怡理君子悅喜是卽鬪雎之詩也
履詞曰鳴鳩淑女翌賢配偶是卽君子好逑也大有之謙曰葛
生衍蔓絺綌爲願是卽葛覃之詩也鼎之乾曰傾筐卷耳乾之
革曰玄黃虺隤行者勞疲是皆卽卷耳之詩也困之觀曰桃夭
少華婚悅其家是卽桃夭之詩也坤之困曰免置之容不失其
恭是卽免置之詩也萃之漸曰喬木無息漢女難得是卽喬木
之詩也兌之噬嗑曰南循汝水伐樹斬枝過時不遇怒如周飢
是卽汝墳之詩也豫之晉曰鵲巢柳樹鳩奪其處是卽鵲巢之
詩也困之隨曰筐筥錡釜是卽采蘋之詩也旅之解曰甘棠聽
訟昭然蒙恩大過之需曰鸞鳥以庇召伯遊暑是皆卽甘棠之
詩也大壯之姤曰行露反言出爭我訟未濟之損曰厭挹晨夜
道多湛露是皆卽行露之詩也謙之離曰羔羊皮革君子朝服

是卽羔羊之詩也大過之夬曰旁多小星三五在東是卽小星之詩也屯之乾曰汎汎柏舟流行不休是卽邶風柏舟之詩也觀之益曰黃裏綠衣君服不宜是卽綠衣之詩也恆之坤曰差池其羽頡頏上下是卽燕燕之詩也升之革曰日居月諸遇暗不明是卽日月之詩也頤之井曰終風東西散渙四分是卽終風之詩也家人之同人曰擊鼓合戰是卽擊鼓之詩也豫詞曰冰將泮散鳴雁嗶嗶是卽匏有苦葉之詩也小畜之謙曰式微式微是卽式微之詩也小畜之睽曰左手執籥公言錫爵是卽簡兮之詩也歸妹之蠱曰旄邱新臺悔往歎息是卽旄邱新臺之詩也晉之否曰北風寒涼雨雪盈冰是卽北風之詩也同人之隨曰季姬躑躅待孟城隅終日至暮不見齊侯是卽靜女之詩也小過之小畜曰牆茨之言三世不安是卽牆有茨之詩也

蠱之謙曰采唐沫鄉徼期桑中是卽桑中之詩也履之渙曰鶉尾奔奔是卽鶉之奔奔之詩也恆之鼎曰駮牝龍身日取三千是卽定之方中之詩也蠱之復曰蝮蝮充側佞人傾惑是卽干旄之詩也蒙之困曰氓伯以婚抱布自媒夫之兌曰以緡易絲抱布自媒坤之井曰不見復關履之噬嗑曰桑方將落殞其黃葉是皆卽氓之詩也節之遯曰伯去我東首髮如蓬家人之小畜曰杲杲白日是皆卽伯兮之詩也師之睽曰清人高子夕屯外野是卽清人之詩也豐之艮曰雞鳴同興思配無家執佩持鳧莫使致之是卽鄭風雞鳴之詩也蠱之比曰不見子都鄭人心傷是卽山有扶蘇之詩也損之大畜曰狡童而爭亂我政事是卽狡童之詩也蹇之師曰褰衣涉河是卽褰裳之詩也賁之鼎曰東門之墀茹蘆在坂禮義不行使我心反是卽東門之墀

之詩也困之大壯曰摻摻女手紡績善織是卽葛屨之詩也姤
之訟曰雞鳴失時民僑勞苦是卽齊風雞鳴之詩也旣濟之旅
曰衣裳顛倒是卽東方未明之詩也坤之履曰敝笱在梁魴逸
不禁晉之恆曰敝笱在梁不能得魚是皆卽敝笱之詩也困之
訟曰襄送季女至於蕩道齊子曰夕留連久處是卽載驅之詩
也泰之否曰陟岵望母役事不已王事靡盬不得相保是卽陟
岵之詩也萃之乾曰碩鼠四足飛不上屋是卽碩鼠之詩也謙
之坎曰縣貆素飧食非其任是卽伐檀之詩也否之師曰揚水
潛鑿使石潔白是卽揚之水之詩也泰之萃曰羔衣豹裘高易
我家鼎之大有曰羔裘豹祛高易我宇是皆卽羔裘之詩也師
之中孚曰葛藟蒙棘華不得實是卽葛生之詩也遯之益曰五
粲解墮是卽小戎之詩也萃之小畜曰子車鍼虎善人危殆困

之大壯曰子輿失勞黃鳥哀作是皆卽黃鳥之詩也大壯之震
曰晨風文翰大舉就溫是卽晨風之詩也復之咸曰齊姜宋子
婚姻孔嘉是卽衡門之詩也大畜詞曰配合相迎利之四鄉昏
以爲期明星煌煌是卽東門之揚之詩也乾之蒙曰鵠鷓鳴鳩
專一無尤夫之家人曰鳴鳩七子均而不殆是皆卽鳴鳩之詩
也蠱之歸妹曰下泉苞稂賁之姤曰荀伯遇時憂念周京是皆
卽下泉之詩也旣濟之臨曰莎雞振羽爲季門戶同人之大過
曰春日載陽訟之鼎曰斯饗羔羊晉之歸妹曰獻豸大縱是皆
卽七月之詩也否之蠱曰鳴鳩破斧大畜之蹇曰綬德安家周
公勤勞噬嗑之渙曰桃雀竊脂巢於小枝搖動不安爲風所吹
是皆卽鳴鳩之詩也家人之頤曰東山辭家處婦思夫伊威盈
室長股羸尸是卽東山之詩也師之晉曰鴻飛遵陸公出不復

是卽九罭之詩也益之恆明夷之蹇並曰鹿得美草嗚呼其友
升之乾曰白鹿嗚呦呼其老少嘉彼茂草樂我君子是皆卽鹿
鳴之詩也旅之漸曰蝮蛇四牡思念父母王事靡盬不我安處
是卽四牡之詩也震之漸曰出於幽谷飛上高木同人之坎曰
出於幽谷飛上喬木是皆卽喬木之詩也復之蠱曰雨雪載塗
咸之渙曰采芣出車魚麗思初是卽采芣出車及魚麗諸詩也
家人之泰曰南有嘉魚駕黃出鱗是卽南有嘉魚之詩也恆之
蹇曰蓼蕭瀼瀼君子龍光鳴鸞雍雍福祿來同是卽蓼蕭之詩
也咸之剝曰玁狁匪茹侵鎬及方未濟之睽曰玁狁匪度治兵
焦穫伐鎬及方與周爭疆坤之小過曰飲御諸友賁之頤曰魚
鼈膾鯉是皆卽六月之詩也離之坎曰六月采芑征伐無道張
仲方叔尅勝飲酒是卽采芑之詩也復之晉曰營城洛邑周公

所作是卽車攻之詩也履之夬曰吉日車攻田弋獲禽宣王飲
酒以樂家功解之同人曰鳴鸞四牡駕出行狩合格有獲獻公
飲酒是皆卽吉日之詩也頤之損曰庭燎夜明追古傷今是卽
庭燎之詩也師之艮曰鶴鳴九臯避世隱居是卽鶴鳴之詩也
明夷詞曰他山之錯是卽他山之石可以爲錯也小過之離曰
爪牙之夫怨毒祈父轉憂與已傷不及母是卽祈父之詩也坤
之巽曰白駒生芻是卽白駒之詩也乾之坎曰黃鳥來集旣嫁
不答念我父兄思復邦國是卽黃鳥之詩也乾之坎曰黃鳥采
芣異之豫曰黃鳥采芣是卽我行其野之采遠采芣也困之姤
曰東南其戶風雨不處是卽斯干之詩也晉之蹇曰正月繁霜
坤之師曰謂天蓋高咸之无妄曰昏姻孔云是皆卽正月之詩
也明夷之比曰深谷爲陵并之大有曰皇甫司徒使君失家是

卽十月之交之詩也晉詞曰桑扈竊脂啄粟不宜小畜之大過
曰中原有菽以待饗飧是皆卽小宛之詩也中孚之井曰尹氏
伯奇父子相離是卽小弁之詩也恆之艮曰南山昊天刺政閔
身是卽巧言之詩也復之兌曰杼柚空虛家去其室是卽大東
之詩也井之大有曰大輿多塵小人傷賢是卽無將大車之詩
也睽詞曰倉盈庾億宜稼黍稷兌之咸曰神嗜飲食使君壽考
是皆卽楚茨之詩也小過之漸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獻進皇
祖曾孫壽考是卽信南山之詩也豫之困曰青蠅集蕃君子信
讒是卽青蠅之詩也家人之小過曰老馬無駒是卽角弓之詩
也中孚之訟曰牂羊肥首君子不飽是卽茗之華之詩也蒙詞
曰何艸不黃是卽何艸不黃之詩也大壯之隨曰有莘季女爲
王后妃是卽纘女維莘也晉之歸妹曰禮讓不興虞芮爭訟是

卽繇之詩也損之異曰太妣文母乃生聖子昌發受命爲天下
主是卽思齊之詩也升之節曰靈臺歡賞膠鼓作人夫之頤曰
二室靈臺文所止遊是皆卽靈臺之詩也大有之離曰鳧鷖遊
涇福祿來成渙之節曰公尸侑食福祿來處是皆卽鳧鷖之詩
也升之泰曰公劉之居太王所業家人之臨曰節情省欲賦斂
有度家給人足公劉以富是皆卽公劉之詩也觀之謙曰高岡
鳳凰朝陽梧桐雍雍喈喈葦葦萋萋是卽卷阿之詩也大有之
節曰螟蟲爲賊害我稼穡是卽桑柔之詩也井之豐曰旱魃爲
虐小畜之中孚曰魃爲燔虐是皆卽雲漢之詩也大壯之兌曰
嵩高岱宗峻直且神是卽崧高之詩也井之需曰大夫祈父無
地不涉爲吾相土莫如韓樂是卽韓奕之詩也觀之益曰去辛
就蓼毒愈苦甚是卽小畜之詩也益之晉曰鱸鮪鰕鯉多饒所

有損之乾曰鯉鮪鮒鰕積福多魚是卽潛之詩也困之節曰日就月將昭明有功是卽敬之之詩也比之噬嗑曰元龜象齒寶貝南金升之中孚曰元龜象齒大賂爲寶是皆卽泮水之詩也震之比曰耄老駘背是卽闕宮之詩也晉之剝曰天命玄鳥降生大商造定四表享國久長是卽玄鳥之詩也復之革曰天厭禹德命興湯國祓社釁鼓以除民疾是卽殷武之詩也而怒如周飢易林一作恹如旦飢按韓詩調作朝說文朝旦也則旦與朝通雄狐綏綏易林一作雄狐唯唯按王伯厚詩攷引齊詩綏作久唯與久綏聲並同其葉牂牂易林作華葉鏘鏘聲亦同魴鱣甫甫易林作魴鱣詡詡躍躍兔兔易林作狡兔趨趨甫詡躍趨皆聲相近言至于漕左傳作曹易林衛侯廬曹則曹爲正車鄰易林作鞞漢書地理志引魯詩亦作鞞則齊詩當與魯同也

江有沱易林一作沱東門之墀易林本作壇沱壇皆正字既有肥牡以速諸舅易林大壯肥牝惠我諸舅牡作牝則齊詩或爲牝齊詩章句騶虞掌鳥獸官易林陳力就列騶虞悅喜騶虞爲官名故能悅喜說正與齊詩合爲下國駿厖齊詩作爲下固駿騶謂馬也易林異國他土出良駿馬亦與齊詩合鈎稽而條攷之異文異義皆關古訓之存卽一二之涉於詩者尋求玩索亦無不可爲三百篇左證則易林一書不獨有功於易并且有功於詩而豈徒爲卜筮設哉

陳樹滋齊詩翼氏學疏證序

漢初毛詩未行魯齊韓三家並立博士自毛出而三家熄齊詩亡于魏代爲最早學者尋繹墜緒每得一義如珍拱璧宋王伯厚詩攷搜羅三家遺說頗費苦心近余仲林

蕭容

范衡州

家相

盧召弓 文昭 臧在東 鏞堂 王仁圃 暮 馮柳東 登府 諸君子續輯

略備然學者猶有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憾余友山陽丁儉卿

晏 邵陽魏默深 源 于三家詩說各有著錄丁書逐加詳覈魏書

統言大義二者言各有當其書並未梓行學人多未得見至治

齊詩翼氏專家之學則余同年友吳江迵青崖 鶴壽 讓齊詩翼

氏學四卷于奉所言始際名義逐層疏解創為四始圖五際圖

八部陰陽相承八部詩篇循環五紀積年諸圖其未明者復為

表例以釋之其于翼氏一家之學可謂專心致志矣吾師恭甫

夫子稽謨達愜說經諸書海內宗之嘗搜討魯齊韓三家佚文

佚義與毛氏異同者為參互考訂然輯未成而哲人其萎其子

樹滋孝廉過庭受學復卒是業成魯詩遺說考六卷齊詩遺說

攷四卷韓詩遺說攷五卷余屢索讀因道遠行笥維艱莫能得

睹甲辰春樹滋計偕來都出所刻齊詩翼氏學疏證一書讀之
覺于始際之義渙然以釋其引漳浦黃忠端公三易洞璣左證
謂皆本齊詩則尤確切不移發前人所未發或疑翼少君始際
之說因災陳戒託言詩篇以明緯學其說涉于附會故班孟堅
亦謂其假經立誼依託象數或不免乎億則屢中然漢書本傳
言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知日食地震之效則
五際之本齊詩無疑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

詩內傳即齊詩內傳

漢紀言轅固生作詩內外傳齊詩之有內傳五際之

本齊詩明矣五際之說出于齊詩則四始之說亦出于齊詩更
無疑也且少君當元帝時因隴西地震孝武園白鶴館災上書
指陳災異引詩以明師學授受不失爲直言極諫之臣後上封
書援成王徙洛盤庚遷殷故事請都成周以應夏會必實有所

見而云然元帝雖不從而光武卒應其言又安得以其近于緯學而少之昔人說詩莫過孟子孟子言孔子詩亡然後春秋作卽詩篇以言尼會始際之義實萌芽于此其卽七十子之微言大義孟氏親聞之而轅固生所由本與六經奧義無所不包故漢儒治經通其業者類皆能推貫天人明陰陽律厯之古孟喜之于周易卦氣劉向之于洪範五行鄭康成之于尙書中候董仲舒之于公羊春秋本陰陽以推禍福其言皆驗于世則謂詩義非止始際則可謂始際必非詩義則不可謂齊詩非但說始際則可謂始際之必非齊詩則不可始際之義可廢則孟子王者迹熄之旨亦可廢乎翼氏之學自漢以後絕響今賴衍而傳之可爲翼氏功臣卽可爲轅固生功臣而孔孟傳授宗旨亦可以會矣余尙雅好三家說嘗採輯未成書思爲疏證而未能今

得是編讀之數日實先得我心爰樂而書之并以冀各家遺說
攷諸書續行付梓俾先覩爲快則幸甚幸甚是爲序

柳賓未春秋穀梁傳學序

日識柳君賓未於都門以文字交聞治穀梁學未覩其書丙午
秋南旋便道訪君於鎮江成西柳家祠一見師弟滿座誦讀朗
如也敘畢出賓未抱書來舟中因假一簪喜而讀之凡類七首
述日月例著書法也次述禮考典要也次述異文正音讀也次
述古訓式先言也次述師說羅眾解也次述經師明授受也次
述長編鉤微旨也凡經史子集片言微義有關於穀梁一家之
學者哀輯不遺餘力成顓門之名業作後學之津梁其自序云
春秋訖於獲麟而起於隱元孔子言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託始
原非無意穀梁開宗明義罪桓以不宜立桓之立非正也正春

秋所由作而公羊傳予桓以宜立左氏傳謂不書卽位攝也尙非聖人作經本旨可謂得是書之竅要矣春秋三傳公羊先出穀梁次之左氏又次之漢興多習公羊瑕邱公始受穀梁春秋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其後浸微業者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廣以授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千秋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之以問韋賢夏侯勝史高皆言宜興穀梁乃擢千秋爲郎選十人從受而汝南尹更始亦事之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九年積十餘歲乃卒業於是召名儒議殿中內穀梁家中郎王亥五人議三十事多從之穀梁本魯學公羊迺齊學穀梁與公羊雖同出子夏然穀梁子荀卿嘗師之時於孔子爲近若公羊乃六國時人故鄭君曰穀梁善于經又曰穀梁四時田者爲近孔子故也近故聞知獨

確爲能善于經今觀春秋一經多以義書而穀梁能以禮正隱
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母以子氏仲子者
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傳
曰秦人弗夫人之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母以子氏者謂
繫子爲號仲子繫惠公成風繫於子不繫於夫春秋妾母書法
爲千古特筆所以防禮教正彝倫卽在於此漢孝文太后孝昭
太后亦繫子爲號不繫高祖孝武是卽祖穀梁之義左氏公羊
皆以仲子爲惠公母歸賵歸襚一使而兼二禮夫仲子成風皆
妾母也一以妾繫夫一以子先母自違其體例春秋書法不應
前後兩歧鄭氏釋廢疾曰若仲子是桓母桓未爲君則惠公之
妾天王何以賵之是可以折二傳矣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
人左氏以夫人爲哀姜公羊以夫人爲齊媵女之先至者據春

秋之例至卒偁夫人葬偁小君哀姜之薨八年矣致主於廟不得猶偁夫人若以爲齊媵女之先至春秋楚女之至不見於經何以知夫人之爲齊媵且夫人見廟必祭若禘於太廟其禮彌隆何以譏不敬穀梁言尊成風其義自碣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言夫人而不以氏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劉向亦曰夫人成風也致之於太廟立之以爲夫人蓋自僖公立之然後風氏薨書夫人然後葬成風書謚書小君臣子因其偁而書之無貶君上之文也左氏公羊不見隱夫人穀梁以夫人子氏爲隱妻據春秋之例一公之世必書其夫人隱不宜闕則知子氏之爲隱夫人穀梁之說爲長許慎五經異義穀梁說子爵於母以妾爲妻非禮也而公羊則

以妾子爲君得爵命其母左氏謂母以子貴禮也據禮無二適則從二傳不如從穀梁是皆善於經者也言經莫善於穀梁則學春秋者亦莫善於穀梁然漢自慶姓爲博士後獨申章昌尹咸翟方進房鳳胡常蕭秉數人酷嗜是經而其說又弗傳至隋而學幾絕響國朝右文稽古經師代出顧氏之於左傳劉氏之於公羊具有成書獨穀梁迄無專家吾師恭甫先生鉤稽條冊擬撰穀梁禮說惜未成書梁木遽萎近海州許氏桂林著穀梁時月日書法釋例闡發大凡足開門徑然於名物象數猶闕如賓未治是經寢饋數十年三折其肱上追劉子政班孟堅許叔重諸儒下逮魏糜信晉徐邈徐乾江熙鄭嗣劉兆北周庾信唐陸淳宋王應麟凡眾家遺說罔不搜羅畢盡以備大觀又復博訪通人折衷一是積帙連篇浩若淵海學者循流溯源進而求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一
三
之榮皓諸公之旨可鉤弗而得也賓未名與嗣江蘇孝廉

林薌谿三禮通釋序

薌谿與余訂交十餘年矣丙午冬省寓得訪於其家出所撰三禮通釋百數卷商確弁丐弁言薌谿年未四十而箸書滿屋何力之果而志之堅也六藝之文自漢顓學業者寤盛一經動說至百餘萬言而說禮起魯高堂生傳淹中十七篇後瑕邱蕭奮以授同郡后蒼蒼說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授梁戴德及德兄子聖沛慶普於時三家並行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世傳其書無顯業迄東漢先鄭傳周官經後鄭作周官注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我朝並立學官精其學者代有傳人然陳數求義越講越精薌谿自少枕藉其中家貧善著述每得一義旁通曲證或數十百言或數千百

言求當於心而後安入之緝爲成書淵懿浩博余恩恩未暇竟
讀今偶摘一二以例其餘釋明堂據考工記匠人明堂爲王都
郊外明堂其曰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度几與度筵異几爲
城中路寢之室筵爲郊外明堂之室釋路寢引旣夕禮記設楹
于東堂下南順齊於坫坫在堂角東西向若南向則楹之設於
東堂下者必東順而後可齊於坫南順幾費解斷東西堂爲東
南向文武非二祧文世室武世室世爲太古通用世室特爲太
室耳衿玄衣鄭釋衿爲同據士喪禮祿衣祿之爲言緣也衿衣
卽緣衣二十一牲體有兩殼無兩髀說與禮經髀不升之文合
量鼓之鼓衡名非量名小爾雅石四謂之鼓漢書律厯志石四
萬六千八十銖鼓十八萬四千三百二十銖鼓由銖積爲五衡
之數曲禮量鼓鼓特與量對舉服注左傳晉國一鼓鐵以鼓爲

量名失之而杜注謂鼓石爲鐵設令一鼓而足更非雩祀祭先
儒謂雩卽祭然雩以求雨故雩從雨望雨之澤也祭以求晴者
也故祭從火望火之溫也二祀非一祀一在路門外應門內由
應門入先至治朝而後至一江氏春齋以天子外屏在應門外
諸侯內屏在雉門內而路門無屏一在門屏之間是以一爲治
朝未爲當大宗卽宗禮配帝合五帝爲六宗鄙箸六宗解亦有
是說四望爲祭山川引公羊傳方望無所不通證郅崔是皆考
核精密能裏諸儒所未備夫丁將軍作易說二萬言景鸞撰禮
內外記及河洛圖讖凡所箸述至五十萬言吾陳用之晉之兩
先生說禮樂多至數十萬言薊谿生是邦循誦其說獨能好學
深思實事求是鄉前輩之流風猶有存焉爰序而歸之願以行
於世者薊谿名昌彝閩之侯官人道光己亥舉人是爲序

附錄

先生申明刑賞一疏論海疆失事諸臣琦善奕經文蔚等議罪後未久卽先後起用於刑賞之失措剴切言之宣宗感悟復褫諸人職明詔宣示嘉先生之敢言一時頌主聖臣直焉

文集

後蜀孟昶所刻石經至宋末卽已亡佚嘉興馮登府嘗取毛詩殘碑左傳殘碑著爲考異先生復得宋搨周禮公羊二殘本因就殿本校其異同爲石經考異補二篇周禮經注共得二百四十二科公羊經注共得二十六科皆有補於經學

石經考異
補自識

齊侯罍有二一藏揚州阮氏一藏蘇州曹氏道光中阮文達嘗合兩器銘詞搨本合平湖朱爲弼海豐吳式芬爲之考釋繼又貽先生審覈先生以兩器大同小異蓋同時所作一以紀饗禮一以紀食禮爲考其儀文度數援引古義詳加詮解成通釋上

下篇讀者謂其蒐穴倉史契若合符為功於經傳至鉅

釋及跋

頌南弟子

何先生秋濤

別見月齋學案

頌南交游

丁先生晏

別為栢塘學案

陳先生喬樞

別見左海學案

張先生穆

別為月齋學案

柳先生興恩

別見孟瞻學案

魏先生源

別為古微學案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六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七

天津徐世昌

四農學案

嘉道以來學者半多從事於調和漢宋四農爲學亦主於漢宋儒者之理必分求其所長而互舍其所短庶幾明經義而切實用然其立身教世清明醇粹實得於宋學爲多述四農學案

潘先生德輿

潘德輿字彥輔一字四農江蘇山陽人道光戊子舉人十五年大挑知縣分發安徽未赴卒年五十五先生五六歲時母病行坐視母而哭母食乃食父患咯血每進藥必跪牀下旣而割臂肉以進父察其色動泣曰固知兒有是也旣游臻大故祖母猶

在堂色養彌至及以嫡孫承重自小斂至反哭事求合禮而準度時制柴瘠儻然殆不勝喪著喪禮正俗文祭儀爲家法先生爲學力求古人微言大義以爲挽回世運莫切於文章文章之根本在忠孝源在經術其用在有剛直之氣以起人心之痼疾而振作一時之頑懦鄙薄以復於古其說經不祖漢宋而以近儒之破碎穿鑿爲漢儒之糟粕語錄之空虛玄渺爲宋儒之筌蹄其論治術以爲天下之大病不外一吏字尤不外一例字而實不外一利字近世一二魁儒負匡濟大略非雜縱橫卽陷功利未有能破例字利字之局而成百年休養之治者也初儀徵阮文達爲漕運總督招先生力辭不往後朱桂楨周天爵皆願納交周至欲微服郊外相訪先生以爲義無所居徒駭流俗周以是喟然有望塵之歎少時與同邑邱廣業黃以炳相命以懲

忿窒欲之學居京後所與往來若永豐郭儀霄建寧張際亮震澤張履益陽湯鵬歛徐寶善窮精畢力研悅劇切盡一時之選座主侍郎鍾昌館先生於家謂人曰四農乃吾師事也所爲詩文精深奧突一語之造有耐人百日思者所著有養一齋集二十六卷劄記九卷詞三卷詩話十三卷

參魯一同
撰行狀

文集

劉子辨

戢山先生植行立節明季第一流也前人謂其論學雖本姚江而能以慎獨爲宗歸于誠敬故與王學之末流滉瀆自恣者迥異信矣顧其書有疑端必當辨者不敢隨聲而附和之爰書鄙見其目有五一論誠二論意三論慎獨四論致良知五雜論通書云誠者聖人之本又云誠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戢山引

入其書又註之云誠卽是太極之理語簡而意極明也乃人譜立紀過格第一微過下自注云誠尙在無妄之後誠與僞對妄乃生僞也然則何物生誠乎通書云聖誠而已矣誠者天之道也中庸孟子皆言之今謂誠尙在無妄後是誠非天道之本然而中庸孟子皆漏第一義矣以愚意揆之無妄卽誠妄卽僞妄之與僞猶僞之與欺文殊而義同者也而謂無妄非誠妄生僞乃與誠對何哉戴山云妄字最難解直無病痛可指如人元氣偶虛耳卽據戴山言元氣之虛正是不誠矣誠者實也妄者虛也虛與實對而謂誠不與妄對妄無病痛之可指又何哉戴山以紀過格易了凡之功過格謂其非聖人之道而首攻微過不以誠爲正之之本恐非孔孟以來相傳之第一義也此當辨者

一也

心本也。意心之所發也。大學誠意在正心。前人遂疑其倒寘。朱子答曰：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檣柱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去多少惡根，如人種田，不先去艸，如何下種？又曰：心字猝難摸，索心譬如水。水之體本澄湛，爲風濤不停，故水亦搖動，必須風濤得息，然後水之體得靜。人之無狀汙穢，皆在意之不誠。必去此，然後能正其心。案此二譬，極明。劃千載而下，可無疑矣。乃蕺山仍疑所發先于所存之爲倒寘。其解意字，則以爲心之所存，卽泰州王棟所謂心是身之主宰。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宋然不動之處，專有一不慮而知之靈體，自作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也。然則蕺山之所謂意，乃未舉念之意，而非大學之所謂意也。何則？大學傳文明云：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則大學之所謂意在有好有惡時。

而并欲其好之至惡之至今乃云宋然不動時不慮而知之靈體謂之意是無好無惡爲意矣辭理旣難猝解且不與大學相反乎夫旣云不慮而知之靈體則無須致知而後知者無須致知而後知則此誠意之意已不從致知來而經文何以云知致而後意誠乎若謂蕺山宗陽明之致良知故亦不從大學之誠意竊謂朱子可異而大學不可異大學致知無傳文容或可異而誠意有傳文則斷不可異也此當辨者二也

蕺山講誠意與前儒殊者以其解慎獨與前儒殊也蕺山一生講學宗旨專在慎獨其高出姚江末流放恣無歸者在此而究之蕺山之所謂慎獨實仍姚江之所謂致良知也何則蕺山紀過格首曰微過獨知主之次乃曰隱過七情主之獨知在七情之先正是陽明之良知矣故其證人要旨依無極而太極之義

而一曰體獨以此獨知爲無極。而太極陰陽未判時也以愚意揆之中庸本文明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隱微或屬獨或不屬獨既與中庸不合矣且載山所謂獨爲天命之性藏精之處中和皆獨之情狀獨不離于中和而實不依于中和者余尤不能無疑焉夫朱子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爲致未發之中鄙人尙疑戒慎恐懼爲已動念時而與未發者不相合因反覆而申論況載山并以慎獨爲中和之本也邪揆載山之意蓋不以中爲未發不以和爲已發謂止一氣之通復自其所存而言謂之中自其所發而言謂之和如四時之中氣和如四時之和氣中陽之動也和陰之靜也故又推出慎獨一層以爲太極之理使統此中和也然余之不能無疑者則正在此

何則中庸經文明以中爲大本戴山卻云慎獨爲太極以統中和則獨爲大本之大本矣大本何其多邪大本之上豈容復有大本抑中庸所謂大本者原不足以當大本而謬言之邪夫使中果爲陽之動也則誠不足以當大本而中庸何嘗如此說且戴山解中字旣主所存言何又云陽之動也若云未發二字是未發於四支事業而已存于七情中者故戴山人譜首曰凜閒居以體獨是慎獨功夫次曰卜動念以知幾是致中功夫三曰慎威儀以定命是致和功夫中者已動而未形故曰陽和者準事而中節故曰陰也然經文明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不云喜怒哀樂之已動而未發謂之中也添設以解經文可乎況和字必指喜怒之七情言方爲緊切今詮以威儀豈相類乎然則中和非陽陰之分屬而慎獨之亦非太極明矣戴山轉謂宋

儒看中字太深獨字太淺而必反而用之夫宋儒說慎獨是致和無戾于經文說中爲未發亦無戾於經文今戴山以中爲非未發旣於經文屬添設矣而又以獨爲天命之性藏精之處卽太極也夫太極者不動之體也曰獨知曰慎獨皆有意有覺矣無意無覺則不能慎有意有覺則非不動夫動則陽也而豈太極之謂哉故鄙意論之以中爲太極以和爲陰陽可也以中爲陽和爲陰獨爲太極則不可以慎獨爲致和卽所以致中可也以慎獨爲非致和并非致中而直立乎致中和之先包乎中和之理則不可戴山之說未免彊經以就我歟或謂戴山提唱慎獨二字爲人譜開宗明義第一卽周子主靜立人極之意不知周子所謂主靜者謂凡事合理則動亦爲靜耳豈于七情之先下慎獨功夫之謂哉總之戴山立慎獨之宗旨而必異前儒

說者以戢山仍認陽明之致良知爲慎獨而又有懲於陽明之學未流之蕩也故以慎獨二字易其名目而救其失究之戢山所以易之者乃惡其學者之末流而非有議于其立教之原意也故流雖殊而源則一焉至戢山譏陽明良知爲未發之中一語爲未脫宋儒意見蓋戢山看良知與獨字甚深看中字甚淺故旣謂慎獨卽致良知自不能以致良知爲致中也要此亦微相異耳宗旨固無殊也夫戢山與孫鍾元李二曲湯潛庵皆爲姚江之學者然皆踐履篤實故姚江派得此數人益大以尊誠足以矯龍谿以來之偏而爲士大夫之準式然必以戢山之慎獨爲卽大學中庸之慎獨則大學中庸本文具在一對勘而罅已出不待旁稽諸儒之說也此當辨者三也

今戢山以中致我
戢山之慎獨同于陽明之致良知陽明之致良知同于象山之

先立乎其大者象山之言非孟子之旨孟子欲人思而懼人不
思象山則教人安坐瞑目用力操存斷絕思慮故也若陽明之
致良知亦非孟子之旨戴山以爲孟子提出良知示人而不言
孟子提出良能示人是戴山以爲陽明之良知卽孟子之良知
也然吾以孟子本文較之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
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良能本係竝言而非專以良
知爲宗旨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比其長也無不
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佗達之天下也然則孟子
之良知以愛親敬長之仁義當之乃腳踏實地語陽明之良知
以照心無前後無內外者當之是懸厓撒手語也故孟子之良
知卽事卽知陽明之良知無事乃知孟子之良知可以仁義實
之陽明之良知乃虛體靈光不可以仁義實之者也烏得謂其

清信堂文集卷一百四十一
六

同于孟子哉且陽明既借孟子之良知以爲宗旨而非其本義
矣又援大學之致知而加之孟子良知二字之上則尤不類蓋
大學之致知格物以致知今陽明既以格物爲支離則又何以
致之哉故孟子雖云不慮而知謂之良知而孩提以後其知之
未盡乎仁義者無不可以加致之之功獨陽明之良知乃虛靈
無著之知而不可以言致也陽明之學前儒駁之已眾獨其發
明良知之意人多以爲出于孟子余故深論之而戴山引陽明
瘡病之喻且云病全在未發真致知者功夫只于此時用是深
信陽明爲孟子之學大學之學而不知其源已差也此當辨者
四也

戴山之書余所未解者甚多以上四端其鉅者耳今復取其細
者通辨之孔孟之書無一言不相合也今擇取其言爲孔孟合

璧一冊論語取三十八章孟子取十八章而已然則其餘不相
合邪抑可以類推邪類推則三五章已足不必三十八章十八
章之多也餘可廢則于理不合也就觀其中大率論仁者居多
將以程子言先識仁體故乎而亦不盡論仁者也其三十八章
案之都無甚次序而又不遵論孟各篇之原序也皆不可測也
五子聯珠舉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之言而聖學宗要又去程
叔子而進王陽明爲五子然則陽明之學過于叔子叔子祇篤
信謹守不及陽明之通脫邪橫渠亦專守禮法者其精微未過
于叔子而取之何邪陽明雖變象山之貌實傳象山之心旣宗
陽明何不并數象山耶佗如人譜紀過格末曰一一證以訟法
立登聖域此語太輕快不似禪家立地成佛之言邪訟過之法
蒲團一箇香一炷水一盂此不真如老禪和法相邪所云妄則

非真一真自若湛湛澄澄迎之無來隨之無去卻是本來真面
忽有一塵起輒吹落等語不真似老禪和偈子邪象山六經皆
我註腳之言朱子非之謂其師心也今引朱子以我觀書則處
處得益語謂卽六經註腳之旨不爲誤會其意邪至聖學喫緊
三關首辨人已次辨敬肆至矣盡矣而復以迷悟一關終之夫
人已關一破則非迷矣至此乃言迷悟何也必以悟終此良知
家法不幾如禪家之拈花微笑者邪蕺山一生得力原在能透
心體而去功利而必謂以良知爲本乃可救末世功利之禍則
未知唐虞伊周孔孟終日言欽言敬言仁義果于功利之徒有
助否邪朱子謂程子專言敬爲有功於學者蕺山謂儒者專言
敬亦似有弊然則孔子論君子專言修己以敬便至堯舜地位
亦有弊邪夫蕺山品詣醇正于明末講學從事諸君子中未可

多覲而余之敢于辨難而不顧者疑戢山之言而非疑戢山之
人仲尼疑思問之旨也戢山之所不惡也

格物說

大學莫先于格物格物之義儒者紛然如聚訟初學未易明也
鄭注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于善深則來善物知于惡深則來
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格之訓來義本爾雅尙書格汝舜詩
神之格思皆是恨持此釋大學辭旨不明耳孔疏謂善事隨人
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亦來應之勉彊疏解繆曲難通
程朱所以別易一說而格訓至也格之訓至本尙書格于上下
然古人之格訓至到也程朱之格訓至極也已不相合且無論
爲到爲極猝然語人曰致知在至物物至而後知至不亦覺其
難通矣乎司馬溫公則格訓扞謂扞禦外物而後知至道姚江

王氏略依之而變其說則格訓正謂去其不正以歸于正宋儒
楊簡明儒魏校許孚遠王敬所皆同此旨謂垢去而鏡明故物
格而知至揆之聖賢克己遏欲之功諸說亦未爲刺謬然與上
文物有本末之物旣不一例又豫奪下文誠意正心之實事而
經文先後相次之旨全不可通矣更考溫公扞禦之扞本之禮
記扞格而不勝格訓扞猶可也若楊簡王敬所皆云格而去之
格之訓去吾未之前聞也姚江之格訓正本論語有恥且格孔
注尙書孟子格其非心孔注蔡注趙注然知至而後物正或可
言也物正而後知至語似顛倒終不如知至而後意誠以下諸
語之易明也然則格物究何解日程朱所論格物之義揆之經
文不失其次序實勝鄭氏溫公姚江諸說特其字訓以至則辭
旨仍未明若曰格通也尙書之格于皇天是也猶是窮至事物

之理之義而易其訓曰通則援據既無可訾卽以語人曰致知在通物物通而後知至亦明白而易曉矣吾更思之尙書之格于上下亦當訓通而不訓至通于上下通于皇天通于物皆言其無不徹耳更考宋儒論格物之法與程朱同而不盡同者窮萬物之理同出于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于一爲致知藍田呂氏之言也以求是爲窮理上蔡謝氏之言也天下之物不可勝窮而皆備于我非從外得反身而誠則天地萬物之理在我龜山楊氏之言也物物致察宛轉歸己又曰卽事卽物身親格之不厭不棄武夷胡氏父子之言也皆委曲不直截若近儒安溪李氏直以知本詰格物謂物有本末貴乎格之而知其本天下國家末也身本也此與古本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合然格物之法詳矣以知本盡之終未愜滿人意吾獨愛近儒二

曲李氏之言曰格物之物卽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格者格其誠正修齊治平之則卽中庸之擇善也若舍卻至善之則不格而冒昧從事欲物物而格之入門之始紛紜膠葛是博物非格物也二曲之訓格亦本程朱其論格之之法直截而充滿尤有功于學者程朱復生無以易之雖絜爲姚江之學此論獨可從也然則格物之義則從程朱格字之訓則當云通格物之法則從二曲蓋身心意知家國天下有一不通則知輒多阻而知安得至然必專卽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而求通焉斯通其所當通而非無用之博通姚江王氏格齋前竹七日不通遂訾警程朱以爲務外不知此姚江之務外而妄求博通本非程朱所言格物之義也孔子謂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貫通也卽此通物物通之

旨也朱子格不訓通而補格物傳曷嘗不曰豁然貫通乎周易
屢言通天下之志又曰通變之謂事又曰往來不窮謂之通又
曰推而行之存乎通學者苟知通物之爲通志通變所以爲往
來推行計也則知大學首格物之義而格之之法不妄施矣

念石子

治己欲苦治人欲甘治近欲忘治遠欲思治益欲緩治損欲疾
治細欲重治鉅欲輕治劫欲和治因欲肅治懼欲舞治翫欲驚
多言者無智多嗜者無勇多懼者無始多逞者無終故賓滿堂
而一人言者謀淺也書滿室而欲無不誦者才卑也不可與圖
大者隘其中者也不可與計久者彊其外者也

名者君子之所慎也故不爭亦不辭小人之所樂也故不辭則
爭不爭則辭

富貴罹刑辟人曰富貴殆矣貧賤安貧賤斃災殛人曰貧賤悽
矣富貴樂夫富貴貧賤人之郵館也世業荒而求郵館非殖生
者也戚戚於郵館而尤之眾矣終身爲過客而無一寸之地可
以守可不謂大哀乎

盛世之士偉取義衰世之士偉取利夫偉取利以標厥能者必
笑人之不能者也於是以豐年之倡優笑凶年之農圃吾不憂
倡優之笑人而憂夫治農圃者亦憂爲倡優之所笑也天下之
農圃將廢矣

道取友者利一世財取友者利一身利一世者子孫庇之利一
身者仇讐伺之今之抵掌而言聯臂而趨者友才也將以友利
也念石子曰夫夫也以友害而已矣

養一齋劄記

天地欲吾爲善父母欲吾爲善古之聖賢欲吾爲善吾奈何以七尺之身懼得罪於世俗之小人而不爲善也

所以不爲善者非耽安逸之故乎耽安逸非禽獸乎所以不爲善者非避禍患之故乎避禍患豈人道乎知所欲有甚於生者猶耽安逸知所惡有甚於死者猶避禍患梏之反覆失其本心哀哉

朝聞道夕死可矣志士不忘在溝壑此三句乃五經四子之大綱學者立志入道之元胎也

志士不忘在溝壑只此一句悟入打破生死關而萬慾可灰萬善可爲矣昔張繹思叔受學於程叔子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二語慨然有得卽此解悟耳此卽中庸至死不變論語守死善道之義舍此斷斷無入門法也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一
謹言從不妄語始而不言人過卽次之

喫人飯穿人衣不盡人道可乎人道者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爲總要喫苦掙去容汝泄泄戲怠乎無戲怠懋建大命尙書爲遷國說吾輩讀之當爲遷善說也

變化氣質終身只此一事能此則純是德性用事由庸眾而聖賢矣然此事極不易爲較之多聞多見建功立業尤難真要孳孳汲汲愛惜光陰以爲之不然人命無常賈惡入地矣

普天下皆安飽中人所以普天下皆色鬪得中人何處講義理邪可歎

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常念此便有進

不仁之人智勇皆毒不智不勇仁亦朽木芝蔴大事也須智仁

勇三者成之智仁勇是生路惑憂懼是死路色鬪得卽惑憂懼之變相也

一部戰國策皆小人之道獨其謂富貴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真干秋之龜鏡也

胡文定公安國教子弟書曰飲食男女古聖賢都從這裏做工夫起可不慎乎此語非獨剖別聖凡蓋人禽之關隘也文定少欲以文章名世及學道乃不復措意此亦可爲學者定志壹慮法

也
遵時與從俗不同率性與任意不同此大易所以貴類族辨物也

昔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人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

過今之侯無可少矣知不可無侯無可如申顏者亦少矣哉

今之學者卑視勤儉以爲不足以語聖道而不知聖學工夫由粗入精由淺入深謂勤儉不足以盡聖道則可謂聖道不由勤儉入則不可羅大經曰勤有三益儉有四益吾愛其詳切有實用書之於此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飢一婦不織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飢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魯語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此勤之三益也凡貪淫之道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不貪不淫是儉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穡淡泊

有久長之理是儉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儉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儉可以養氣也此儉之四益也

附錄

徐廉峯序養一齋詩話曰詩教古矣詩話盛於後世大率騁其私見不推原古昔聖賢立教之本義其最下者乃敢用私意以阿其平昔繫援徵逐之徒而詩益不可問今潘子之書以三百篇爲根本以孔孟之言詩爲準則揚扞列代至勝國而止近世門戶聲氣之氣鋏而去之可謂公矣又曰凡詩之作由人心生也是故人心正而詩教昌詩教昌而世運泰浮囂怪僻纖淫之詩作而人心世運且受其敝今潘子之書必求合於溫柔敦厚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一
三
興觀羣怨之旨是古今運會之所系人人之心所迫欲言者特假潘子之手以書之云爾

魯通甫序念石子日念石子者潘子窮理致用之書也粹於荀卿質於揚雄切於王通取類也遠而觀物也微辨而不繁直而婉篤而不迂者也

四農弟子

吳先生昆田

吳昆田原名大田字雲圃號稼軒江蘇清河人道光甲午順天舉人歷官刑部員外郎從潘先生游同試禮部出處必偕盡交當時賢豪長者所爲詩文多關當世之故自知向學卽有日課心目所經手自甄錄熟精周易三禮史漢居喪一遵禮經修訂譜牒於宗法承嗣皆折衷古誼在刑曹時嘗謂各省秋審彙題

案牘讞詞句讀皆本典禮及歷朝刑法志與尋常公牒不同人多忽之因為疏釋其義年逾七十日著千言嘗整衣端坐無惰

容易簣日猶默誦禮經不置著有漱六山房集

參高延第撰墓志銘 黃雲鵠

撰墓表

孔先生繼鏐

孔繼鏐字宥函孔子六十九世孫自京師遷江蘇清河道光丙申進士刑部主事改南河同知乞養歸再起參將軍德興阿軍事軍潰於浦口先生死之贈太僕寺卿先生師事養一為學不名一家自經史以至三乘九籥之書無不穿穴貫弗得其奧窔於詩宗漢魏既丁時艱一取則於子美所造益深為文渾厚奧衍不規規於西漢而能得其神似著有心嚮往齋和陶詩壬癸

詩錄

參吳昆田撰傳 馮煦撰傳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一
葉先生名澧

葉名澧字翰源號潤臣漢陽人道光丁酉舉人官內閣中書遷侍讀改浙江候補道先生博學好古治經通易爾雅尤工詩並時諸子如梅伯言何子貞汪仲穆王少鶴劉炯甫之屬先生皆與交然自謂所學得於潘先生爲多遂執弟子禮故於四農之卒痛惋屢見於詩後以兄名琛歿於海上邑邑卒於杭州著有敦夙好齋詩初編十二卷續編八卷橋西雜記一卷

參朱琦撰傳

四農交游

魯先生一同

魯一同字蘭岑一字通甫江蘇清河人道光乙未舉人時海內方承平先生獨以爲深憂謂今天下多不激之氣積而爲不化之習在位者貪不去之身陳說者務不駭之論學者建不樹之

職師儒築不高之牆容容自安風烈不紀恐一旦有緩急相顧莫敢當其衝又論天下之患蓋在治事之官少治官之官多時以爲名言先生無尺寸之柄而於田賦兵戎諸大政河道變遷地形險要以及中外大勢無不究其端委而得其機牙罕有遇合則一發之於文章爲文務切事情其言曰文章事業皆以靜儉爲根本又曰行不蹈道則非經道不宗經則非道皆至言也文字交游盡一時四海知名之士而清修篤學獨重潘先生誼在師友之間相契莫逆焉著有邳州志二十卷清河縣志二十四卷通甫類稿四卷續稿二卷詩存四卷詩存之餘二卷右軍年譜一卷白奪山人年譜一卷次子蕢字仲實傳家學著有類

稿二卷詩一卷

參吳昆田撰傳

文集

與高伯平論學案小識書

伯平足下承示唐氏所纂學案小識閒有所疑滯者竊少繙閱
麤盡指要頗謂唐氏有志於道矣其書體義不敢苟同今條其
一二私於左右君子之論人也是非功罪粲然明白猶所難言
至於學術藏之於心未易高下人非親習事隔時地徒憑纂述
議論以相差等且班氏爲古今人表高下踳駁遺議到今無他
分晰太多不無蹉失故也昔孔子以上聖之姿操人倫之鑒其
於列國公卿子產平仲文仲公綽之流祇是各就其人抑揚是
非未嘗較分等列子張問令尹子文陳文子皆曰未知焉得仁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而對以其才不知其仁
也冉有公西華亦然師之於弟何所諱忌隱微之地誠未易爲
測識也今唐氏之書橫列三等曰傳道四人曰翼道十有九人

曰守道四十有四人綜計一代老師耆德魁艾大賢而第其上
下進退率於胸懷輕重憑其位置雖具尙論之識實乖虛己之
義不可一也傳之與翼似殊高下守之與傳何判優劣昔孟子
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吾以爲必如孟子足以當之若
三千之徒皆傳孔子之道未必人能守也帝王卿相下逮匹夫
小家莫不傳諸子孫子孫莫不傳其先業或乃中更零落墜宗
失緒繇此言之傳者未必能守守者斷無不傳今更顛倒其次
詩曰有憑有翼傳曰輔之翼之翼祇是輔守乃爲主加翼於守
尤所未喻其不可二也蓋傳道之說始於韓子韓子託於孟子
而頗失其義孟子述聞見之知乃是麤舉大槩故曰若禹皋陶
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若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皆
然且如稷契並履帝廷契掌五教尤當斯道大宗周公親承文

謨今皆疏脫古人文字宏簡不爲促促苛細韓子則不然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也死不得其傳焉推其義例直如佛祖傳燈支派可考書家筆訣遞相口授後世儒者因緣推廣而有道統之說又以爲孟子旣歿直至宋河南程氏始出自時厥後乃更流衍遞相祖述至宋厯元逮明先後相望俎豆紛如總覽上下四千年閒唐虞迄周每五百年裁一二見總五六傳而絕中間曠一千五百餘年至宋而復興六七百年不絕而治不加古古之傳道世遠而人少今之傳道世促人多中間曠絕理不相接天地氣運不應疏數乃爾愚則以爲道無不傳而傳不必統正如子貢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漢承秦敝遺經廢缺諸

儒修明麤迹未遑精微識小爲多宋世遺經大備因藉前資乃復講求微言奧義識大爲眾要之是非不謬於聖人行己無慚於天地代有其人故足扶樹世教到今今必標樹風旨區別猥多旣列三等又述經學不知經者爲是道邪爲非道邪經不蹈道則非學道不宗經則非道適開門戶之私又非文章性道合一之指其不可三也有傳則有統有統則有爭稟質旣殊致功亦異各循從入之途遂有彼此之說蓋在聖門子夏子張之論交曾子子游之言禮子夏子游之言教迄以不合不無優絀而義並兩存往者象山標尊德性之旨姚江開致良知之說率其高明自趨簡易承學之士沿流增波浸以放濫要之二子未爲披猖今必斥之爲異端爲非聖無法比之楊墨之邪說商鞅之壞井田廢封建甚以明社之屋歸罪陽明培擊之風於斯爲甚

或曰陽明之徒排擯程朱拒之不得不嚴攻之不得不力君子立言期於明道不尙意氣非曰彼攻之我乃攻之如愚夫之詈於市爭勝不已於何窮極昔孟子生衰周之世楊墨橫行無父無君故毅然辭而闢之不遺餘力陽明立教不無任心自便高論動人要其立身自有本末功業軒天地忠孝感金石作人如此愚曰可矣今謂事功豪傑所爲聞道則未不知豪傑復是何人聞道又將何用要而言之程朱之學模範秩然聖哲由之以利用中材循之以安身陸王之學高明得之爲簡易愚頑蹈之爲猖狂此其優劣乃在疏密之分非關邪正之別意見一勝彼此鑿柄遂使吾道之內矛戟森立歧畛橫分世變日下人材至難何苦自相摧敗如此推尋唐氏一書不過攻王尊朱用意良厚然持之過堅有一言攻擊王氏者雖其底蘊未盡可知而必

加褒美或少涉出入雖以李二曲之篤實李文貞之醇深而不
無抑揚孔子惡鄉愿孟子放淫辭祇是生平一事未見兩經之
中連章累牘盡是此言著述如此誠所未喻三代以下有無欲
之君子無無意之君子意之一字七百年中賢者不免子張所
謂執德不宏信道不篤諸君子信之篤矣執之恐未宏也追尋
空虛之弊豈惟陸王實開其端利器示人有由來矣昔聖人教
人因事各殊大要卽其日用之常求其燦著之迹自子貢之徒
索之高深每加裁抑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曰下學
而上達及其積久有得乃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性與天道固非談論之資豈是口耳所
涉自宋以後言性益詳言天道益精妙義一開橫流歧出勝衣
授學便講無極之精毀齒操觚已談五常之蘊淺者尙欲循途

高者輒思任道辨論太多不能無生得失得失既分遂成同異
人人有直接心源之意而道幾乎裂矣陸王特其甚者耳救斯
之病惟當原本忠孝推崇節義綜取先儒立身行己居官立政
之大方如先賢傳言行錄之例以風化流俗標舉當世其有空
文無實雖極精微概從槩落庶幾允蹈大方亦可少息羣論禱
昧無聞率其胸臆曼衍遂多知不免見罪於當世足下篤道勵
志必有發明惟恕其狂愚而裁正之幸甚不宣來矣昔聖人將

附錄

寶山毛嶽生見先生文謂七百年來文患於柔惟此爲能得剛
之美建寧張際亮以詩名天下見先生古歌行自以爲不及

吳昆

田撰
傳

曾文正尤敬異先生道光庚戌居淮安館舍文正數屏騶從就

問天下事時當揭曉文正為禮部侍郎例鈐榜先言於眾曰淮安魯通甫若成進士天下之幸也及見榜無名為懊喪如失左

右手同上

或請為文壽某巨公先生以書卻之曰吾文朴野不足悅勢要

強欲肆其狂愚得罪當塗安所用之湯紀尚撰傳

先生之言曰凡文章之道貴於外闕而中實中實由於積理理

充而緯以實事則光采日新文無實事斯為徒作窮工極麗猶

虛車也周韶音撰通父詩存跋

湯先生鵬別見古微學案

姚先生瑩別見惜抱學案

毛先生嶽生別見口口學案

丁先生晏別為栢塘學案

宥函家學

孔先生廣牧

孔廣牧字力堂宥函次子廕知縣游寶應成先生孺之門著有

禮記天算釋先聖生卒年月日攷

參蒿盦類稟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

七十世孫廣牧謹案先聖之生年從史記月從穀梁日從公羊

穀梁年從史記者世本云宋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祈父

其子奔魯為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長子曰伯皮有疾

不任繼嗣遂娶顏氏禱於尼山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

月庚子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丘字仲尼

祖庭廣記一

案史

記孔子世家曰孔子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

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山而得孔子魯

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
全根世本爲說惟隳括先世不詳敘而刪去長子一事妄增野
合一言耳攷漢書司馬遷傳贊曰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
左邱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
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然則考春秋
之世世本之功同於內外傳先聖之卒左氏書之而生則無文
幸有世本可徵惜史記略其月日也世本久佚今卽錢氏大昭
孫氏馮翼洪氏飴孫王氏謨秦氏嘉謨茆氏泮林所輯諸本攷
之凡世本所述春秋卿大夫世系悉與左傳合龍門撰史記於
先聖生年根據世本爲說誠以其可信也故左傳注拾遺記左
氏音義盈川集古史元城語錄通鑑紀事本末東家雜記通志
論語序說大事記十七史詳節攷古質疑路史餘論通鑑集註

續博物志祖庭廣記啟聖王碑四書輯釋通鑑前編論語通孔
庭纂要孔顏孟三氏誌重纂闕里誌四書人物攷尊聖集論語
類考函史山堂肆考夏氏孔子年譜世史類編三才圖會聖門
志一統志歷代紀事年表春秋傳說彙纂山東通志南雷文約
禮記偶箋公穀彙義馬氏先聖年譜困學紀聞箋潛邱劄記釋
奠考論語大全紀元部表知新錄史記疑問道統錄稽古編年
春秋集義帝王表古今人表攷史記志疑四書考輯要鄭氏孔
子年譜孔子世家攷事物原會春秋集讀經義駢枝諸書並從
史記是也若左氏解詁左氏傳解誼老子銘公羊解詁穀梁疏
史記索隱册府元龜通鑑外紀春秋胡傳闕里系譜黃氏日鈔
春秋詳說年表辨正文獻通考宋學士集四書大全胡仲子集
陳氏公羊解詁續文獻通考洙泗考信錄聖蹟圖讀書敏求記

江氏孔子年譜鄉黨圖考羣經補義補史記周世表紀年尙史
闕里文獻考養新錄三史拾遺羣經識小讀書脞錄春秋求中
錄經句說蔡氏孔子年譜狄氏孔子編年則皆從公穀者殆失
之矣至宋濂謂遷史後於公穀不知遷史所本則先於公穀耳
夏洪基孔子年譜駁之詳矣故春秋傳說彙纂卽取其說毛西
河謂史記二十二年二卽一字之譌案十二諸侯年表魯襄公
二十一年公如晉日再蝕二十二年孔子生魯周公世家襄公
二十一年朝晉平公二十二年孔口生寧有譌乎然其駁正索
隱特爲確當其識在馬宛斯齊次風之上故李鐵君梁曜北從
之鄭清如謂生年當以史記爲正甚是其謂五六月而食天之
常連月比食天之變春秋之季變之中又有變焉春秋乃夫子
所刪豈聖人亦不知麻法耶以此譏金氏日再食非生聖人年

之說夫金氏之論雖失之稍拘但連月書食舊史闕文疑以傳疑故聖人不刪比月類食江氏已詳正之吳簡舟謂左傳注三十五二十八是也三十一十歲非也案襄三十一年孔子實十歲昭十七年二十七歲非二十八歲二十四年三十四歲非三十五歲簡舟互誤至郭延年以爲襄公二十三年益不足辨何劭公謂歲在己酉亦誤從公羊冊府元龜陳氏公羊解詁謂歲在己卯蓋據誤本引宋景濂吳簡舟謂卯酉文相近是也錢竹汀據俗本乙卯依三統改爲大歲在乙巳齊次風據疏謂何氏自有長麻譏何氏竟以是歲爲己卯皆非何氏悵矣月從穀梁者以穀梁與世本同故盈川集冊府元龜通鑑外紀東家雜記闕里系譜孔子生年月日考異路史餘論黃氏日鈔祖庭廣記年表辨正宋學士集孔庭纂要四書大全四書人物考山堂肆

考夏氏孔子年譜世史類編續文獻通考洙泗考信錄聖蹟圖
一統志南雷文約公穀彙義困學紀聞箋潛邱劄記論語大全
江氏孔子年譜鄉黨圖考羣經補義知新錄補史記周世表紀
年史記疑問尙史稽古編年春秋集義闕里文獻考公羊注疏
考證養新錄三史拾遺羣經識小古今人表考史記志疑讀書
脞錄春秋求中錄鄭氏孔子年譜公羊通義經句說公羊校勘
記事物原會蔡氏孔子年譜重修孔子大宗譜狄氏孔子編年
景紫堂文集經義駢枝並無異義說者謂穀梁用夏正殆非公
羊諸本不同自當以又本爲確又本亦與世本同也故公羊通
義從之史記索隱通鑑紀事本末春秋胡傳論語序說啟聖王
碑通鑑綱目前編三氏誌論語類考陳氏公羊解詁函史釋史
紀元部表道統錄春秋集讀並從誤本公羊春秋詳說亦沿斯

失復以爲穀與公同則誤而又誤矣經問謂穀與公同而其誤更甚揆厥由來蓋有二失一則不知公羊之衍文一則誤以左傳爲穀梁傳均失之夏氏孔子年譜論語大全鄉黨圖考春秋集義春秋求中錄知公羊之誤而不知其衍公羊注疏考證羣經識小知十一月一字之衍而不知經上文已有冬十月庚辰朔此十有一月四字並衍非僅一字爲衍文也南雷文約史記志疑讀書脞錄經句說謂有此句者爲誤本得之矣孔子世家考謂八月二十七日已交九月朔氣故公羊作十一月庚子夫古祇有分至啟閉九月朔氣太初厯以下謂之寒露春秋所無鄭說抑近傅會矣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卽爲十一月宋景濂駁正極確程登庸朱庸若李鐵君謂十有一月爲十有二月之譌尤鑿空之論不足據也日從公羊穀梁者經義駢枝

據周厯三統厯及古四分厯推得十月庚子爲今之八月二十八日牧以黃帝顓頊二厯推之黃帝厯入甲午部三十九年積月四百八十二閏餘七積日一萬四千二百三十二大餘一十三小餘八百一十八周十月癸酉朔大餘三十九小餘六百九得二十八日庚子顓頊厯入丁巳部四十三年積月五百三十一閏餘一十六積日一萬五千六百八十大餘二十小餘八百二十九周十月癸酉朔大餘一十六小餘一百七十九得二十八日庚子並與周厯合凡此古厯所推不獨可以正路史餘論祖庭廣記孔庭纂要山堂肆考夏氏孔子年譜世史類編南雷文約困學紀聞箋潛邱劄記知新錄史記疑問史記志疑鄭氏孔子年譜事物原會之譌卽祖庭享祀之期亦當據此爲定也册府元龜闕里系譜生年月日考異年表辨正宋學士集四書

海傳學卷一百四十一
三
人物考洙泗考信錄聖蹟圖公穀彙義鄉黨圖考羣經補義尙
史春秋集義闕里文獻考公羊注疏考證讀書脞錄公羊校勘
記以爲周正十月二十一日養新錄三史拾遺以爲十月二十
二日蓋據襄公二十一年推故皆不能無譌至或以爲十二月
二十一日失之遠矣五行書三氏誌四書人物考聖蹟圖史記
疑問諸書傳會爲甲申時史記志疑斥之斯爲有識而三才圖
會復以爲三月初四日午時蓋荒謬不足辨云

七十世孫廣牧謹案左氏續經孔叢子詰墨孔子家語太史公
書皆以爲先聖卒於魯哀公十六年由是歲上溯之襄公二十
二年實七十三算故左氏解詁左傳注左氏音義新五代史古
史東家雜記通志路史餘論論語序說大事記解題十七史詳
節明一統志性理大全素王事紀孔顏孟三氏誌四書人物考

尊聖集陳氏左傳解詁山堂肆考三才圖會四書人物概古今
萬姓統譜聖門志談薈聖蹟圖大清一統志山東通志南雷文
約釋史左氏條貫道統錄古今人表攷鄭氏孔子年譜孔子世
家攷孔子編年並同斯說他如劉氏恕黃氏震吳氏程宋氏濂
李氏錯江氏永六十九世孫繼汾李氏惇邵氏瑛蔡氏孔斨謂
爲年七十四者蓋從襄公二十一年起算失之陳氏仁錫引史
記爲七十四陳氏循引史記爲哀公十四年皆據誤本也王氏
圻續文獻通考云年七十四自異其三才圖會之說今取其長
者若錢氏大昕彌縫七十三七十四二說牧亦未敢以爲然也
至三國志盈川集元和姓纂合璧事類以爲年七十二此陸元
朗所棄未足爲信杜征南長厯謂是年四月十八日有乙丑無
己丑後儒頗用其說自吳氏程以大衍厯推之定爲十一日己

丑訂正之力撥雲霧而見青天成先生復合殷厯景初厯三紀
甲子元厯元嘉厯大明厯興和厯皇極厯欽天厯授時厯時憲
厯考之皆得周正四月己卯朔十一日己丑爲今之二月十一
日演校積博千古之疑渙然冰釋矣廣牧更旁推之如黃帝厯
上元辛卯距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六百七十一入癸酉部三
十五年積月四百三十二閏餘一十七積日一萬二千七百五
十七大餘三十七小餘三百八得周四月戊寅朔大餘五小餘
八百六十五十二日己丑顛項厯上元乙卯距積二百七十五
萬九千八百二十七入丙申部三十九年積月四十二閏餘七
積日一萬四千二百三十三大餘一十三小餘八百一十八得
周四月戊寅朔大餘四十二小餘四百三十五十二日己丑夏
厯上元乙丑距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三百九十七入丁酉部

六十五年積月八百三閏餘一十八積日二萬三千七百十三
大餘十三小餘二百五十七得周四月戊寅朔大餘四十一小
餘七百五十六十二日己丑周麻上元丁巳距積二百七十五
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入己酉部五年積月六十一閏餘一十六
積日一千八百零一大餘一小餘三百五十九得周四月戊寅
朔大餘二十九小餘九百一十六十二日己丑古四分麻上元
距積十三萬三千三百八十五入己酉部五年積月六十一閏
餘一十六積日一千八百零一大餘一小餘三百五十九得周
四月戊寅朔大餘二十九小餘九百一十六十二日己丑漢劉
歆三統麻上元距積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二入甲申統一千
一百六十四積月一萬四千三百九十六閏餘一十六積日四
十二萬五千一百二十六六餘二十六小餘二十六得周四月

戊寅朔大餘五十四小餘七十四十二日己丑後漢四分厯上
元庚辰距積八千八百零三算上入己酉部六十三年積月七
百六十六閏餘一十六積日二萬二千六百二十大餘無小餘
五百九十四得周四月戊寅朔大餘二十九小餘二百一十一
十二日己丑後魏張龍祥正光厯上元壬子距積一十六萬六
千七百五十八甲申紀四萬五千五百五十積月五萬六千三
百三十閏餘三百八十八朔積分一十二億四萬六千七百九
十五萬二千六百四十一積日一十六萬六千三百四十五大
餘二十五小餘六萬二千二百零一得周四月戊寅朔大餘五
十四小餘三萬一千六百四十二日己丑皆後天一日後漢劉
洪乾象厯上元己丑距積六千六百九十四入外紀甲午二百
一十五年定積月二千六百四十六閏餘一十六假積日一萬

一千三百八十四萬六千七百九十六定積日七萬八千一百
三十七大餘一十七小餘一千一百八十七得周四月庚辰朔
大餘四十六小餘五百九十二十日己丑先天一日魯厯上元
庚子距積二百七十六萬二十二入戊子蔀六年積月七十四
閏餘四積日二千一百八十五大餘二十五小餘二百六十六
得周四月辛巳朔大餘五十三小餘八百二十二九日己丑先
天二日然四月有己丑無乙丑諸厯所同足正長厯之失矣東
家雜記路史注大事記解題孔子生卒年月日考異祖庭廣記
宋學士集素王事紀孔顏孟三氏誌尊聖集山堂肆考家語跋
四書人物概談蒼齋聖蹟圖春秋大事表知新錄經史問答羣經
識小史記志疑古今人表攷四書考輯要春秋求中錄鄭氏孔
子年譜孔子世家考事物原會諸書皆爲杜所誤三才圖會謂

海傳堂彙名一百四十一
三
為四月初四日尤非也羣經補義鄉黨圖考春秋朔閏表發覆
謂魯麻置閏在四月後經義駢枝復以實法徵之此義益無可
疑矣其或謂午時卒者殆無足辨云謹編攷如右異日質之闕
里宗人鑒而定之垂之簡編著為儀典世世子孫遵行勿替此
則廣牧纂輯之志也夫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八

天津徐世昌

南園學案

吳郡經師惠江炳著南園後起卓爾專家其平生論學以高郵王氏爲宗所著毛氏傳疏與廣雅疏證相出入凡弟子從游者必授以管子周禮先鄭注丁度集韻等書皆王氏家法也教人爲學當從西漢入謂東漢人名物象數言之非不精確然此有意說經也西漢人無意流露一二語已勝東漢人千百言此卽微言大義也又謂學貴精深奚汎濫爲精乃通深乃靈無入而不挈千載之心殆自道所得與述南園學案

陳先生奐

陳奐字碩甫號師竹居蘇之南園晚自號南園老人先世崇明人祖浩始遷蘇遂爲長洲人先生少於書塾中見五禮通考心好之纂要鈔錄得窺爲學塗徑年二十七爲縣學生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初從吳縣江鐵君游精研小學通六書音韻金壇段懋堂寓吳甚器異之未幾江有閩中之行先生因受學於段段氏刻說文解字注校訂之力先生爲多嘉慶戊寅應順天鄉試在都獲見高郵王觀察懷祖暨其嗣文簡公引之棲霞郝戶部懿行績谿胡戶部培翬涇縣胡觀察承琪臨海金貢士鶚以經術相砥礪而學乃大進嘗言大毛公詁訓傳言簡意賅遂殫精竭慮專攻毛傳謂凡傳注惟毛詩最爲近古義又簡括其訓詁與爾雅詳略異同相爲表裏至於一切禮數名物由漢而來無人稱引遂韜晦不彰故博引古書廣收前說講明而條貫始

可以發數千年未明之義大抵用西漢前人之說而與東漢人說詩者不能苟同也又謂凡毛氏之學其源出於荀子而善承毛氏者惟鄭仲師許叔重兩家周禮注說文解字多所取說其餘先儒舊說不悉備載亦不復駁難有足以申明毛氏者鄭箋孔疏與近人說詩家亦皆取證著毛氏傳疏三十卷又以疏中稱引博廣難明更舉條例立表示圖爲毛詩說一卷準以古音依四始爲毛詩音四卷放爾雅例編毛傳爲義類十九篇一卷以鄭多本三家詩與毛異爲鄭氏箋考徵一卷又有詩語助義三十卷公羊逸禮考徵一卷師友淵源記一卷禘郊或問宋本集韻校勘記各若干卷其論尙書大傳與毛傳同條共貫論春秋之學從公羊以知例治穀梁以明禮穀梁文句極簡必得治禮數十年而後可明其要義論釋名與毛傳說文多不合然可

以討漢宋說經家之沿流其論丁度集韻總字具見類篇先以類篇校集韻再參之釋文說文玉篇廣韻博雅則校讐之功過半矣又云陸氏釋文宋本當於集韻求之今尙書釋文經開寶中陳諤等刪改之本集韻則未經刪改者也於子書中尤好管子嘗令其弟子元和丁士涵爲管子案四卷家居授徒從游者數十人同治二年卒年七十有八

參史傳戴望撰行狀

毛詩傳疏叙錄

昔者周公制禮作樂詩爲樂章用諸宗廟朝廷達諸鄉黨邦國當時賢士大夫皆能通於詩教孔子以詩授羣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不學詩無以言誠以詩教之入人者深而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卜子子夏親受業於孔子之門遂隳括詩人本

志爲三百十一篇作序

史記云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此不數六笙詩也子夏作序時六笙詩尙

存數傳至六國時魯人毛公依序作傳其序意有不盡者傳乃

補綴之而於詁訓特詳授趙人小毛公毛公名亨作詩詁訓傳小毛公名萇為河間獻

王博士漢書儒林傳不得其詳實詩當秦燔錮禁之際猶有齊魯韓三家詩萌

芽閒出三家多採雜說與儀禮論語孟子春秋內外傳論詩往

往或不合三家雖自出於七十子之徒然而孔子既沒微言已

絕大道多歧異端共作又或借以諷動時君以正詩為刺詩違

詩人之本志故齊魯韓可廢毛不可廢齊魯韓且不得與毛抗

衡況其下者乎漢興齊魯韓先立學官置博士而毛僅僻在河

閒平帝末得立學官遂遭新禍班孟堅說詩魯最為近之者素

習見聞而云然也東京已降經術粵隆若鄭仲師賈景伯許叔

重馬季長稍稍治毛詩然在廷諸臣猶尚魯訓兼習韓故鄭康

成殿居漢季初從東郡張師張恭祖學韓詩後見毛詩義精好為

作箋亦復閒雜魯詩并參己意固作箋之旨實不盡同毛義及

至魏晉鄭學既行雖以王子雖不好鄭氏力極申毛難鄭究未

得毛之精微唐貞觀中孔冲遠作正義傳箋俱疏於是毛鄭兩

家合為一家之書矣兩漢信魯而齊亡魏晉用韓而魯亡隋唐

以迄趙宋稱鄭而韓亦亡近代說詩兼習毛鄭不分時代毛在齊魯

韓之前鄭後不尙專修毛自謂子夏所傳不審鄭氏作箋之旨

而又苦毛義之簡深粹不得其涯際漏辭偏解迄無鉅觀二千

年來毛雖存而若亡有固然已矣不揣禱昧沈研鑽極畢生思

慮會萃於茲竊以毛詩多記古文倍詳前典或引申或假借或

互訓或通釋或文生上下而無害或辭用順逆而不違要明乎

世次得失之迹而吟詠情性有以合乎詩人之本志故讀詩不

讀序無本之教也讀詩與序而不讀傳失守之學也文簡而義

贍語正而道精洵乎爲小學之津梁羣書之鈐鍵也初放爾雅
編作義類凡聲音訓詁之用天地山川之大宮室衣服制度之
精鳥獸草木蟲魚之細分別部居各爲探索久乃剗除條例章
句揉成作疏攷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
卷此蓋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大雅三
十一篇爲三卷三頌爲三卷合爲二十八卷而序別爲一卷故
爲二十九卷毛公作故訓傳時以周頌三十一篇爲三卷而序
分冠篇首故合爲三十卷今分作三十卷者仍毛詩舊也古經
傳本各自爲書自傳與箋合併而久失原書之舊今置箋而疏
傳者宗毛詩義也憶自髦節聞修趨承庭訓依奉慈規父諱植與叔父
樸季父格同產以樹德助子世稱文芸先生母趙安人私淑先師之緒博訪通人之語擴
取先秦之舊說舉擇未漢之異言墨守之譏亦所不辭而鼠璞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八
四
之譬庶幾免焉若夫作者之聖述者之明卓乎篇章粲然大備
欲達治亂之原以懷聖賢之教其將有埃於天下後世之言詩
者

釋毛詩音

三代同文而不同音古韻書久亡六書諧聲韻書之權輿也詩
三百篇韻書之經緯也大毛公生周季去古近作故訓傳與三
百篇韻甚諧也由韻以知音因音以求義奧之作爲詩疏也明
其義也而詩音之釋惡可已也詩用古文故多通借傳義顯著
者識之以讀字猶漢人讀爲之例也傳義隱略者表之以本義
字猶漢人訓詁字代之例也又有但取乎音以正其讀曰音某
字曰音如某字此猶雙聲疊韻之紐也同韻而侈斂焉音之變
也異韻而輕重焉音之轉也南北之殊也古今之變也一字而

數義也數義有數音也執古音不兼通今音不可與言音也泥
今音而反昧古音不可與言詩也詩音之釋惡可已也撰毛詩
音依詩四始分作四卷

毛詩說

古義說

北山賢勞也古義也今訓賢才簡兮簡大也古義也今訓簡擇
簡略白駒巧言慎誠也古義也今訓慎謹小宛齊正也古義也
今訓齊截頰弁時善也今訓時是天保昊天有成命單厚也今
訓單薄烝民愛隱也今訓惠愛酌養取也今訓教養賓之初筵
手取也今訓手足

毛傳章句讀例

統釋全章之例有見於首章者甘棠言召伯聽訟國人被德之

類是也有見於末章者木瓜引孔子說苞苴之禮之類是也若夫國風關雎傳夫婦有別直說到朝廷正王化成總論周召二南二十五篇之義小雅四牡傳周公作樂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總論大小雅及頌諸文王之詩之義此又統全部而言之矣有探下作訓之例十月之交傳之交日月之交會探下文朔月辛卯日有食之句維天之命傳大哉天命之無極探下文文王之德之純句又有冢上文作訓者如汝墳傳魴魚勞則尾赤雖釋魴魚頰尾本句其實從遵墳伐條生義故著一勞字則注上注下文義貫通讀者皆率意而忘覺也

有上章語未盡而下章足其義者鶴鳴可以爲錯可以攻玉傳云攻錯也上章言錯下章言錯玉所父子王之爪牙予王之爪士傳云士事也上章言爪牙下章言爪牙之事皆其例

詩二章下章不與上章同義者君子陽陽之敖遵大路之魏褰
裳之士終南之紀堂詩三章末章不與一二章同義者桃天之
宜螽斯之揖揖鵲巢之成羔羊之縫考槃之軸緇衣之蓆中谷
有蕕之溼兔爰之庸毛公作傳尋辭之變本意之殊往往不作
一律解釋箋不然矣

凡經文一字傳文用疊字者邶谷風有汎汎武也有潰傳
潰潰怒也一言不足則重言之以盡其形容矣又有益其辭以
申其義者有女如玉傳德如玉益德字可以樂飢傳可以樂道
忘飢益道字忘字以申補經義蝮蝮在東傳云蝮蝮虹也夫婦
過禮則虹氣盛莫之敢指傳云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
於蝮蝮補出夫婦過禮一層於莫敢指補出君子戒諱一層經
義之未明備者傳必申成之且令學者曉然詩人用意之微愜

凡此之類不一而足也一隅三反焉可也
常語不傳不限於首見也

文王傳有周周也不顯顯也有字不字皆發聲無實義蕩侯作
侯祝傳作詛祝也上侯字爲發聲下侯字爲助語無實義文王
思皇多士傳思詞也此思字爲句首之發聲漢廣不可休思傳
思詞也此思字爲句末之語助關睢寤寐思服傳服思之也此
思字又爲句中之助無實義矣

燕燕篇頡之頡之傳云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先釋頡之後
釋頡之下上其音傳云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先釋上
音後釋下音又日月篇逝不相好傳不及我以相好逝不作不
及解逆其文而順其義文不害辭辭不害志也武進臧氏玉琳
曰三代人讀經能知其大義漢以來儒者始沾沾於字句閒有

曲通古人立言之意而不爲文辭所惑者惟毛公一人而已
召南江有汜決復入爲汜江有渚水枝成渚江有沱沱江之別
者傳釋汜渚沱於譬喻中見正義亦於訓詁中見大義此一例
也王風采葛葛所以爲絺綌采蕭蕭所以共祭祀采艾艾所以
療疾傳但釋葛蕭艾言字義不言經義此又一例也
草蟲忡忡猶衝衝也柏舟耿耿猶儻儻也傳以今語通古語也
版殿屎呻吟也小毖莽斧瘳曳也傳以今義通古義也

轉注說

古無四聲讀者以方俗語言有輕重緩急遂音殊而義別故同
是造爲也爲爲作爲之爲亦爲詐爲之爲同是正長也長爲長
幼之長亦爲長短之長同是行道也道爲道理之道亦爲道路
之道同是將行也行爲行路之行亦爲行列之行一字必兼數

音一訓可通數義展轉互訓同意相受六書之轉注也

假借說

凡字必有本義古人字少義通乎音有讀若某某之例此東漢人假借法也毛公尙在六國時而假借之法卽存乎轉注故汝墳條肄則直云肄餘也東漢人必云肄讀若櫟矣采蘋湘之則直云湘亨也東漢人必云湘讀若鶉矣

葛覃之害綠衣之曷皆訓何曷本字害假借字也段先生曰害本不訓何而曰何也則可以知害爲曷之假借也此一例也若假干爲扞直云干扞也假朝爲朝直云朝朝也此直指假借之例毛傳言假借不外此二例

毛傳淵源通論

言六藝者折衷孔子司馬遷論之篤矣子夏善說詩數傳至荀

卿子而大毛公生當六國猶在暴秦燔書之先又親受業荀氏之門故說詩取義於荀子書者不一而足漢諸儒未興要非漢諸儒之所能企及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云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左丘作左氏春秋失明有國語子夏詩序桑中鶉之奔奔載馳碩人清人黃鳥四牡常棣湛露彤弓行葦澗酌與左氏春秋悉脗合故毛公說詩其意取諸左傳者亦不一而足葛覃服之天作荒之旱鹿干祿皇皇者華六德新臺籛條戚施以及既醉昊天有成命等篇義皆取諸國語其時左氏未立學官而毛公作詁訓傳同者用師說也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鹽鐵論云荀丘子與李斯俱事荀卿荀丘子卽浮丘伯爲荀卿門人魯詩亦

出荀子韓詩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齊詩雖用讖緯而

翼奉匡衡其大指與毛詩同然而三家往往與內外傳不合符

節者何也蓋七十子歿微言大義各有指歸唯毛詩之說篤守

子夏之序文發揮焉而不凌雜風俗通義云穀梁為子夏門人

又儒林傳云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毛公說詩

與穀梁春秋合公羊春秋亦出於子夏漢初董仲舒及莊彭祖

顏安樂說犧說舞與毛詩合而與何休解不合其流派異其本

源同矣毛公說詩葛覃草蟲簡兮淇奧子衿揚之水東山伐柯

采芑正月采叔采綠行葦既醉瞻卬良耜泮水邶義見諸小戴

節南山小宛下武義見諸大戴周官未興而緇帛五兩行邦國

六閑壻九族常四享天圜土正棗石白挈壺氏東方凶荒殺禮

標有梅野義皆取諸周官河閒獻王時李氏上周官五篇取考

有死麇

工記以補事宜而及伯采鏃矢王弓行之制度見考工記

凡天子諸侯禮不詳於儀禮叔父叔舅伐僅見於覲黼鼓磬邾

鍾木僅見於大射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之儀禮也十七篇

記皆出於七十子釋較祭脯泉水施衿結帨東房中之樂君子

劍芼采見於聘昏燕犧牲公食大夫諸記文大戴勸學小戴樂

記三年問皆出於荀子而荀子大略其門弟子所雜錄之語皆

逸禮名言蓋荀卿子長於禮毛公說禮用師說也七月說狐貉

無衣說征伐抑說愚知義皆取諸論語孔子釋關雎樂而不淫

哀而不傷子夏乃因之作序毛公又依之作傳六藝論云論語

子夏仲弓合撰荀為十子五傳弟子而荀書儒效非相非十二

子三篇每以仲尼子弓並稱子弓即仲弓荀之學出於子夏仲

弓毛亦用師說也史記載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鄭玄詩譜

云孟仲子子思之弟子趙岐注孟子云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

學於孟子者也而毛公維天之命闕宮傳兩引孟仲子說徐整

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即高子孟子告子篇子夏絲衣序毛

公小弁傳有高子說其說舜之大孝小弁大王遷幽縣士者世祿

盛德不為眾文從事獨賢北泄泄猶沓沓版義皆取諸孟子孟

子曰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

世也又曰故善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

為得之孟荀一家先後同揆故毛公說詩與孟子說詩之意同

用師說也

尚書以大傳最為近古伏生在秦漢之際略後於毛七月三正

緇衣二采雞鳴出朝湛露燕宗詩傳與書傳有可互相發明者

同條共貫也九族與歐陽生不合三朝與鄭仲師不合鄭氏敘

云生終後數子各論所同不能無失

賈逵治毛詩許慎乃賈弟子其說詩特宗毛氏之學鄭眾亦治毛詩後漢書云中興鄭眾傳周官經故許說文先鄭周官注皆足以發明毛詩微旨洵非他儒可與頡頏者

毛傳爾雅字義異同說

孳聚長發傳適聚秋苜同聲芾小卷阿傳芾小市弗同聲懼懼時邁傳疊懼懼疊同聲瘳勞大東傳憚勞亶單同聲凡通借者必諧聲也矧利載芟傳略利矧略一字魯過氓傳愆過魯愆一字枿餘長發傳槩餘枿槩一字酬報彤弓傳疇報酬疇一字几或體者必諧聲也至若毛傳多古文爾雅則逕六朝後人改竄破俗之體不勝枚舉定作頽里作瘰之類者無論矣字之所異義之所同也

毛傳爾雅訓義異同說

毛公詁訓傳傳者述經之大義詁訓者所以通名物象數假借轉注之用其言詁訓也具法乎爾雅亦不泥乎爾雅爾雅翮燾也宛丘傳翮翮也說文作翮翮皆俗字爾雅以爲燾毛傳以爲翮其解釋不同而指歸則一也寫憂也釋以寫我心句戔戔祭也釋奉璋戔戔句戔戔耜也釋戔戔耜句爾雅但望文生義毛傳必審聲定訓流擇也流求也釋詩左右流之句翦勤也翦齊也釋詩實始翦商句毛傳用流求不用流擇用翦齊不用翦勤此皆有以考索精詳而義優乎三家者也張稚讓說爾雅之爲書也文約而義固其隄道也精研而無誤真七經之檢度學問之階路儒林之楷素毛傳之爲書也亦若是焉已矣

毛傳不用爾雅說

式微式微式微釋訓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伐木伐木丁
丁鳥鳴嚶嚶釋訓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墓門誰昔然矣釋訓
曰誰昔昔也新臺籩條不鮮得此戚施釋訓曰籩條口柔也戚
施面柔也生民履帝武敏釋訓曰敏拇也小星抱衾與裯釋訓
曰裯謂之帳若此之類皆毛詩不用爾雅而鄭氏箋用之或謂
爾雅釋訓篇多逕後人改竄矣

毛傳用爾雅說

淇奧治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摩此釋器文也如切如瑳
四字今補論語疏引亦奪道其學之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
摩此釋訓文也魚麗苕之華傳留曲梁也此釋訓文也寡婦之
笱也此釋器文也

毛用借字三家用本字亦有三家用借字毛用本字者說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九
二
毛詩用古文三家詩用今文革作鞠喬作鶻宛作醜里作悝皆
毛用假借而三家用其本義此常例也毛詩考槃在澗三家澗
作干澗本義干假借毛詩百卉具腓三家詩腓作腓腓本義腓
假借此又變例百不居一矣他如有靖家室陽如之何碩大且
膾獮彼淮夷三家字義俱異者彼各有其師承也

三家詩不如毛詩義優說

騶虞五獸之一召南之騶虞猶周南之麟止三家以虞爲田官
載馳爲許穆夫人作碩人爲國人美莊姜作而三家以載馳衛
懿公詩碩人傅母說莊姜詩其時左氏傳未列學官故多歧說
黍離王國變風之首三家以爲伯封作詩終於陳靈而燕燕則
以爲衛定姜詩小大雅始於文武終於幽厲而鼓鐘則以爲周
昭王詩商頌紀商祀廟樂歌而或以爲宋襄公詩此皆三家之

不如毛三家廢而毛存蓋源流有獨真也

毛詩傳義類序

爾雅周公所作昔儒既疏明而詳說之矣大毛公生當六國去
周初未遠孔子沒而七十子微言大義殆未埽滅故其作詩故
訓傳傳義有具於爾雅有不盡具於爾雅用依爾雅編作義類
胡子培翬曰子既宗毛詩而爲傳作疏矣引推傳義通釋羣經
經有未備者則補綴之釋有未當者則振救之若然則毛詩傳
可以紹統爾雅而旁通發揮淹貫博洽以餉後之學者不亦美
備矣乎奐曰善請爲胡子略陳之北山傳曰賢勞也不作賢才
解論語憲問篇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賢訓勞言賜勞而我
無暇也陽貨篇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賢訓勞言博奕
猶勞用其心也若作賢才解失其義矣小宛傳曰齊正也不作

齊截解里仁篇見賢思齊焉齊訓正言見賢而思就正也若作齊截解失其義矣蓋古義韜晦而今義熾昌古音古義載見諸傳者有足據也又如皋門之爲郭門鞀鼓之爲縣鼓東漢諸儒已失其真其逸禮遺典有藉傳以著明者亦足徵也今胡子歸道山痛良友之云亡念余年之將老畢生思力薈萃於疏而以經通傳以傳證經引而伸之擴而充之切切然恐不能卒其業也姑就與胡子之言舉其二三著爲略例疏明詳說則俟諸後

賢

附錄

段懋堂先生與江鐵君祖良庭先生善嘗曰我作六書音韻表惟江氏祖孫知之餘尠有知者先生盡一晝夜探其梗概鐵君嘗假段氏經韻樓集先生竊視之加朱墨後懋堂見之稱其學

識出孔賈上

戴望撰行狀
管慶祺撰
年譜
張星鑑書逸事

先生游京師謁王懷祖給事時給事老病致仕因其嗣伯申尙書貴尙在都中登其門閤人曰主人臥牀十餘年不與世周旋久矣客何人乃勞主人耶先生曰余長洲陳奐也與爾主人有淵源渴欲一見試爲吾通姓氏閤人如其言以告給事曰是吾友段君高足也欲見其人久矣遂令僕人扶之起由內寢至堂未見顏色大呼碩甫先生曰自懋堂老人歿後天下讀書種子幾絕先生繼段君而起如見故友願訂忘年交談論良久而退自後先生往給事所徑至臥室商榷著述如家人

張星鑑
書逸事

先生於京師交胡給事承珙給事專治毛詩與先生同術先生意其治詩有年於毛氏經傳必爲完書故己所治詩特編爲義類及給事出爲臺灣兵備道引疾歸里病革遺言以所譔後箋

艸本遺先生自魯頌泮水以下皆闕為之補篇乃知所治毛詩

特條舉傳義不為統釋遂有採義類作疏之志

戴望撰行狀

先生客浙江汪舍人遠孫聘主其家出所著國語發正共定已

謂先生曰子體弱日月不我與盍將所著毛詩傳義類作為傳

疏互相齟齬乎乃始屬艸稟迄六年而定主錢塘汪氏振綺堂

先後二十年生平大著作半成於此道光末沔陽陸公總督兩

江延先生往校刊羣籍書成辭歸同治二年曾文正方督兩江

聞先生避地上海瞿然曰曩疑先生古人今尙在邪亟請相見

一再致書而先生病不克行

戴望撰行狀
楊峴述逸事

先生著毛詩傳疏剖析異同訂證闕譌洵為毛氏功臣如葛覃

傳父母在以下九字為箋語竄入引泉水箋為證與我行其野

篇宣王之末以下十九字為傳誤入箋者皆確不可易毛於言

告言歸下既云婦人謂嫁曰歸於此則第訓寧爲安蓋歸寧卽
序之歸安父母謂已嫁而可以安其父母之心卽所謂無父母
詒罹也潛夫論斷訟篇云不枉行以遺憂故美歸寧之志一許
不改蓋所以長貞絜而寧父母也此正足以發明序傳之義又
如以煩擗解生民之蹂黍里旅證公劉之廬旅皆確有依據而
以爾雅之不適不蹟不徹爲一句以釋日月河水十月之交三

詩尤爲精絕

經學博采錄

楊見山曰道光丙午臧眉卿先生卒峴求遺書得春秋古誼僅
經耳蓋據陸德明氏經與傳分也審是初稟又不全昭公二十
三年以下闕如欲棄去念死者之不作聊補綴爲六卷以質於
先生且請受業時峴治公羊學先生曰公羊善於禮不熟三禮
勿治治亦勿善旣而曰治周禮尤難職官輿地之煩宮室衣服

之雜酒醬醯醢之細無一虛字不利逃虛者無惑乎以爲僞書
矣吾衰望洋若有志乎列空冊題某某事讀書有觸登焉條繫
而件附之它日揉成全疏不刊之作也

楊峴述
逸事

先生執親喪悉本土喪禮行事作聖室中門外寢苦枕出水漿
三日不入口有勸作佛事者輒婉謝之既除喪遂不應舉曰吾
無干進之念向之赴試以親故屈也自段先生師事外篤服王
氏父子嘗取其論學書札哀爲帙使弟子各題識其上其識金
君鶚以嘉慶二十三年時金君以優貢入都先生偶宿內城夜
半書聲出壁戶初以爲與試士也細聆之朗朗然誦小戴記竊
怪之平旦正衣冠拜距而不納排闥入意不說亦以先生爲與
試士也彊請其所業則擲橐本几上曰此非舉子業也先生加
敬而受讀焉讀至大夫三門詔欲與語金君改容曰子亦諭此

者乎挽手內之坐恨相見晚

戴望撰
行狀

南園弟子

馬先生釗

馬釗字遠林長洲人道光甲辰舉人間經於南園爲高足弟子
粵匪陷金陵許公乃釗命先生募撫勇擊上海賊劉麗川復青
浦保中書十年春援浙回軍至丹陽戰於寶塔灣死焉手輯經
義叢鈔三十卷一切經音義法苑珠林皆有校本今存集韻校

勘記十六卷

參馮桂芬
顯志堂稟

戴先生望

戴望字子高德清人諸生一起秋試遂棄舉業好讀先秦古書
受業南園既從宋于廷爲莊劉之學皆兩漢今文也性倨傲門
戶之見持之甚力論學有不合家法者必反覆辨難而後己人

故忌之先生亦不妄交交則必全始終所學在論語嘗曰鄭康成何劭公皆注論語而康成遺說今猶存佚相半劭公為公羊大師其本當依齊論必多七十子相傳大義而孤文碎句百不遺一良可痛也魏時鄭冲何晏包咸王肅諸家作解至梁皇侃附以江熙等說為之義疏雖舊說略具而諸家之說因此亡佚遂為論語作注本六經大例以明七十子共撰微言之旨為書二十卷凡三易稿而成其他所著有管子校證顏氏學記詩文集卒年三十七

參張星鑑撰傳

注論語敘

昔者孔子自衛反魯始定五經詩書禮樂易是也猶以為未備念道既不行當留其迹以紹明世於是感麟至而作春秋春秋之書成而夢奠作矣弟子仲弓子游子夏之徒共撰微言逮至

戰國七十子後學者合記所得次爲論語遭秦燔書文武道盡
論語亦藏壁中漢興傳之者有齊古魯三家文字各異而古論
分堯日子張問以下爲從政篇齊論更多問王知道兩篇而河
間論語有三十篇其增益不可攷安昌侯張禹合齊魯兩家爲
之章句名張侯論篇章與魯論同無問王知道兩篇齊論蓋與
公羊家言相近是二篇者當言素王之事改周受命之制與春
秋相表裏而爲禹所去不可得見悒已後漢何劭公鄭康成皆
爲此經作注而康成遺說今猶存佚相半劭公爲公羊大師其
本當依齊論必多七十子相傳大義而孤文碎句百不遺一良
可痛也魏時鄭冲何晏集包咸至王肅諸家作解至梁皇侃附
以江熙等說爲之義疏雖舊義略具而諸家之書則因此亡佚
矣自後聖緒就湮鄉壁虛造之說不可殫究遂使經義晦蝕淪

於異端斯誠儒者之大恥也望嘗發憤於此幸生舊學昌明之後不爲野言所奪迺遂博稽眾家深善劉禮部述何及朱先生發微以爲欲求素王之業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說不可顧其書皆約舉大都不列章句輒復因其義據推廣未備依篇立注爲二十卷皆櫟括春秋及五經義例庶幾先漢齊學所遺劭公所傳世有明達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者尙冀發其悒趣是正違失以俟將來如有覩爲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緣是罪我則固無譏焉爾

顏氏學記序

望年十四於敝簾得先五世祖又曾公所藏顏先生書上題識云康熙戊寅某月日在桐鄉李子剛主所贈也望讀而好之願亟欲聞顏李本末出其書詢諸吾友程貞履正履正則取毘陵

惲氏所撰李先生狀示予又得見王崑繩遺文有顏先生傳始驚歎以爲顏李之學周公孔子之道也自陳搏壽厓之流以其私說簧鼓天下聖學爲所汨亂者五百餘年始得兩先生救正之而緣陳奮筆者至今不絕何其蔽與始履正亦惑於其說旣得存學編慨然有開物成務之志遂盡棄其學而學焉旣又於丁巳秋得李先生論語大學中庸傳注傳注問及集悉舉以畀履正然猶闕大學辯業學規纂論學及諸經傳注望於顏氏之學雖好之不若履正專始得顏先生書之歲以訖丁巳中更習爲詞賦家言形聲訓故校讎之學丁巳後得從陳方正宋大令二先生游始治西漢儒說由是以窺聖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大義益歎顏先生當舊學久湮奮然欲追復三代教學成法比於親見聖人何多讓焉故遂欲與履正條其言行及授受原流傳

諸將來不幸更喪亂鄉所得書盡燬履正居父喪以毀卒每舉
顏李姓氏則人無知者會稽趙撝叔當世之方聞博學振奇人
也聞望言怒焉如已憂於京師求顏李書不可得則使人如博
野求之卒不可得戊辰春京師大姓鬻書三十乘於喬氏喬氏
以簿錄遺撝叔按簿而稽之則得焉因喜過望攜書歸馳傳達
金陵望旣復全見顏氏書而李氏書雖頗放失視舊藏爲備於
是卒條次爲書自易直剛主外崑繩啟生皆有遺書可考惟李
毅武以下無有則記其名氏事實爲顏李弟子傳附其末書成
命曰顏氏學記凡十卷其言憂患來世正而不迂質而不俗以
聖爲軌而不屑詭隨於流說其行則爲孝子爲仁人於乎如顏
氏者可謂百世之師已其餘數君子亦皆豪傑士也同時越黃
氏吳顧氏燕秦閒有孫氏李氏皆以耆學碩德負天下重望然

於聖人之道猶爲沿流忘原失其指歸如顏氏之摧陷廓清比於武事其功顧不偉哉世乃以其不事迹作遂謂非諸公匹則吾不知七十子之徒與夫孟荀賈董諸子其視後儒著書動以千百計者何如哉語曰淫文破典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敢述聖者之言用告世之知德君子

陳先生倬

陳倬字培之元和人幼岐嶷甫二歲識功白二字母邱於懷抱中日課數字悉記憶長喜經術爲南園入室弟子咸豐己未成進士歷官戶部郎中性廉靜在部治事畢一意養述旋引疾回里卒年五十有七著有敕經筆記已刊又今韻正義今有古無字漢書人名表文選筆記隱蛛盒詩文集及雜記詞藁若干卷正義就通行詩韻引說文玉篇廣韻諸書爲釋詩韻無者低一

格附每韻後大致以說文為許氏一家之學非謂天下後世必以是為繩尺凡古今文異同錄此則置彼不得謂不錄者即為俗字足正近時拘執說文以改經字之失文選筆記專據李善注引文選各文以校本書閒及他攷證於汪師韓孫志祖余蕭客張雲璈朱游梁章鉅外別闢一徑而義較精彙藏於家

參胡玉縉

撰傳

案南園弟子之著者尚有管慶祺丁士涵費鏗楊峴附識

於此

南園交游

王先生念孫

別為石臞學案

王先生引之

別見石臞學案

郝先生懿行

別見蘭泉學案

胡先生培翬

別見樸齋學案

胡先生承珙

別見墨莊學案

龔先生自珍

別爲定盦學案

戴先生敦元

別見雲門學案

金先生鶚

別見儀徵學案

汪先生遠孫

汪遠孫字久也號小米錢塘人嘉慶丙子舉人官內閣中書不就仕閉戶劬書覃思攷訂排日讀十三經注疏時有心得嘗以盧學士文弼校刻經典釋文尙多譌闕爲之補正又以國語一書惟韋昭注最爲簡絜然前人舊解尙有散見於羣籍者因哀集賈逵虞翻唐固之說附王肅孔晁兩家成國語三君注輯存四卷韋注多採舊說并參以己意顧瑕瑜互見乃舉其解譌者

駁之義缺者補之辭意未昭晰者詳說之成國語發正二十一

卷今世所行國語皆非舊本復據宋明道本為主而以宋氏庠

補音為輔參互考訂成國語攷異四卷又嘗與嘉興錢訓導泰

吉為校史之約所校漢書地理志二卷泰吉謂可與大興徐氏

松之西域傳補注並傳家有振綺堂藏書之富甲於一郡春秋

佳日恆與里中耆彥及四方名士結東軒吟社觴詠其中嘗薈

萃所作刻為清尊集十六卷道光十五年卒年四十三顧甫先

生每游杭州輒主其家因為編定遺書閱數年乃成他所著有

三家詩考證世本集證借閒生詩三卷詞一卷參史傳 國語校注三種陳奐

序 杭 州府志

國語三君注輯存自序

三君者後漢侍中賈君逵吳侍御史虞君翻吳尚書僕射唐君

固也韋宏嗣采摭三君并參己意成國語解二十一卷漢章帝時鄭大司農眾作章句其書最爲近古久亡其篇數魏中領軍王肅晉五經博士孔晁亦爲章句訓注後先於韋而解不載今遠孫不揣譾陋搜羅舊聞其三君說有見於解中有不見於解中者悉錄之王孔諸家亦載焉予以識韋氏作解之去就而眾說之足資取益也稱三君者仍宏嗣之本書也

國語發正自序

國語向稱外傳與內傳相爲表裏綜述義文說家輩出自漢迄晉散軼无存今所完存者唯韋氏注而已注中都採古訓又并參己意實事求是卓爾鉅觀然學道無窮而偏漏難掩此中得失閒有瑕瑜可資考訂去就需才遠孫妄不自揣研慮多年搜輯舊聞博求通語苟可明者皆收錄焉抑有疑者必備參焉解

譌者駁之義缺者補之辭意有未昭晰者復詳說之爰列三例
依傳作卷爲發正二十一卷所以發其疑而正其似也未諳左
丘之良史敢稱宏嗣之諍臣聊具見聞竊存知解至於觀得失
定去就仍俟後賢爲傳作疏者凡此而已其書中諸疑古蹟又其
國語明道本攷異自序明道本國語天聖宋仁宗年號明道乃仁宗改元卷
舊題天聖明道本國語天聖宋仁宗年號明道乃仁宗改元卷
末署云天聖七年七月二十日開印明道二年四月初五日得
真本凡刊正增減是明道二年以天聖印本重刊也近代盛行
宋公序補音明人許宗魯金李皆從公序本重刊兩本各有優
劣而後是非異同判焉今刻以明道本出大字公序本輔行小
字於下它書所引之異文及諸家所辨之異字亦皆慎擇而采
取之讀國語者庶乎知其異而是非可識也

趙先生坦

趙坦字寬夫仁和人諸生道光元年舉孝廉方正少與餘杭嚴杰以品學相砥礪遂於經術碩甫遊杭州聞兩人緒論服其淵博爲人醇古樸訥一介不苟取予讀書嘗立課程雖祁寒酷暑弗少輟善說易謂孟氏主卦氣而章句今多闕佚惟鄭康成采爻辰卦氣諸說別爲變通確可依據惜僅存十之三四因本武進張氏惠言所訂鄭氏易注而引申之分十七例著周易鄭注引義十二卷又著春秋異文箋十二卷以三傳中人名地名多有不同者或古字假借或古音通轉或閒以方言因各加按語爲之疏證又著寶璧齋札記寶璧齋文集各若干卷亦多說經之文

參史傳
杭州府志

周易鄭注引義自序

漢世說易孟京爲盛孟氏主卦氣而章句已闕佚難考京氏主納甲世應特借易以鳴其術數非易之爲學本然也虞氏仲翔原出孟氏發明消息之旨然於卦爻過求變動又與居則觀象之經不合惟康成鄭氏采取爻辰卦氣諸說別爲變通閎深博大確可依據惜存者僅十之三四武進張皋聞先生惠言旣訂正鄭氏易注又作周易鄭氏義一卷於鄭氏體例一一分晰坦從陳扶雅傳錄之循其例而引申其說以闡發全經鉤稽剔抉不敢泥不敢背而易之爲象燦著煥列旣成質諸范介茲姚仲芳得校正數十條竝著於篇名曰周易鄭注引義凡十二卷易之爲書有理有象舍象言理其說無徵舍理言象其說無根孔子十翼彖象繫辭等傳皆言理兼象者也說卦一篇言象備矣如卦爻不言取象則說卦一篇似近虛懸雖其爲象不全見於

經要必有所寄寓焉當求諸象外者特人識淺未能通貫未可謂空存其目而示人以疑也學者苟知說卦之用匪淺又奚疑於爻辰互卦之說邪繫傳引義取於乾鑿度者爲多亦皋聞先生意也先生曾有周易虞氏義行世此則別申鄭義所謂居則觀其象而翫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翫其占者鄭與虞各有所見亦任學者之取攜也鄭氏邃於三禮故釋易亦援禮如以后夫人無子不出釋同人以聘禮釋旅卦皆深求典法以明實用坦淺陋未敢遽爲附益俟他日續輯之書之例凡十七日中氣日三才日六位日當位日據乘承日得應日雜卦氣日相直日互卦日卦象日爻辰值宿日爻辰取象四時五行十二肖日爻辰通消息卦日爻辰得卦氣日爻體日爻體通辰日爻位相就

文集

三雍考

三雍者何明堂辟雍靈臺也古無三雍之名有之自漢光武中元元年始先儒說三雍之制各不同其分合之跡亦異許叔重五經異義云今戴禮說盛德篇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曰辟廡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洎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牖四闔布政之宮故曰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

筵五室每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許君謹案今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康成駁之
云戴禮所說雖出盛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
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疑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
九堂十二室洎于登之言蓋取義於孝經援神契說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曰上圓下方八牕四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
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在辰爲巳
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丙巳由此爲之此鄭氏從孝經緯
之說謂明堂之制當如此然鄭氏三禮目錄从攷工記以爲在
國之陽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采其
高廣之制耳其大體當从孝經說前漢書云武帝欲治明堂奉
高旁未明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

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圍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以拜禮上帝於是作明堂汶水上如帶圖此與鄭少異者也五經異義述靈臺之制云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魚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二十五里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此皆靈臺之制也毛公釋辟廱云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鄭箋泮水云辟廱者築土壅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此鄭與毛公合者也白虎通曰辟者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故謂辟雍也鄭注禮王制云辟君也雍和也謂人君布政施和

之地也此皆辟廡之制及其義也至三雍之迹則大異以明堂
辟廡同一地者戴氏德也大戴禮盛德篇所謂明諸堂者所以
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廡者是也以明堂卽太廟與靈臺
辟雍同處者盧子幹也其禮注云明堂卽太廟也天子太廟上
可以望氣止可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圜之
以水如璧故謂之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蔡
邕穎子容亦合太廟三雍爲一蔡邕明堂論云明堂者天子太
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
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中曰太
室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
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
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穎子容

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
祫聚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
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
謂之太室總謂之宮又案左氏說合靈臺辟廡於太廟服子慎
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鄭康成駁五經異義則云
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
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
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太學卽辟雍也詩頌泮
水云卽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
泮獻囚此復與辟廡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詩有靈臺有靈
沼有靈囿有辟廡其如是也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
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沼爲囿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

在西郊王者變制之宜眾家之說各不昭晰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鄭說如此是鄭以太學卽辟廡與靈臺同在郊不并於明堂鄭氏貫穿羣籍其言足據故袁准作正論亦主於分漢以三雍立名主分不主合可謂折衷聖經者

孔子刪詩辨

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又云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錄周衰之歌及眾國聖賢之遺風自文王創甚至魯僖四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爲國風雅頌

詩譜序正

義引就二說觀之孔子刪詩明矣至宋朱子謂孔子重新整理未嘗刪取國朝朱檢討錫鬯作詩論因之大抵謂詩亡於秦火或

作者章句不齊後之學者從而齊之或樂師蒙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是以有逸詩竊謂朱氏之說非也按漢書藝文志云詩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且詩有子夏敘將謂詩序定於秦火後乎將謂作於秦火前乎如謂定於秦火後詩已亡佚就見存者而編次之則南陔等六篇時已佚去何以詩序獨存乎如謂作於秦火前則詩序如故詩亦如故縱南陔等六篇亡佚亦可數耳且詩之有序猶夫書之有敘也書本百篇亡佚強半而百篇之序存詩果亡佚其序當幸存何獨盡除其亡佚之詩之序而僅存三百十一篇之序乎是亡於秦火之說非也古者詩之章句悉標著于序之目下觀孔子正義可見蓋其慎也若人人從而齊之則詩之同異又不特齊魯韓三家矣吾恐漢儒不若是之慎也左氏宣十二年傳武王克商作頌

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
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
萬邦屢豐年其章句篇次不與今同若可從而齊之曷不盡移
今之周頌一依楚子所引乎曷不盡取頌之長短不齊者一
齊之乎良以孔子刪定不敢紊也以是知學者從而齊之之說
亦非也宋書樂志云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日鹿鳴晉書樂志
云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存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
篇皆古聲辭是音節存者其詩亦存也則謂樂師止記其音節
而亡其辭者亦未盡然然則刪詩之旨可述乎曰去其重複焉
爾今試舉羣經諸子所引詩不見于三百篇者一證之如大戴
禮用兵篇引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
久矣校德不塞嗣武孫武子今小雅之魚藻蓼莪商頌之玄鳥

清傳卷一百四十一
三

等篇辭句有相似者左傳襄八年引詩云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今小雅小閔篇有相似者昭十二年所引之祈招詩今小雅之
圻父篇已足賅其義矣若逸周書太子晉解引馬之剛矣等句
鄙野已甚直僞託爾荀子臣道篇引詩云國有大命不可以告
人妨其躬身與今唐風揚之水篇亦相似凡若此類複見疊出
疑皆爲孔子所刪也至若字句小異則引詩者之誤惟大戴禮
投壺篇大射詩不見於經爲可疑或音節已亡篇章散佚故未
錄入若夫河水卽沔水新宮卽斯干昔人論說有足取者然則
史遷所云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直千古不易之論奚足致
疑也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孔子刪詩正詩亡之日也
假今當日未經刪定未傳子夏則三百五篇且將散佚無攷所
謂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者後之人將孰從而求之也耶故謂

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皆爲聖人不得已而爲之也可作孔子
刪詩辨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五經之有傳有注有笺有解由來舊矣梁陳而下義疏迭出至
唐貞觀中詔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蓋欲崇儒術息異議也于
是成易正義十四卷書正義二十卷詩正義四十卷禮記正義
七十卷春秋左傳正義三十六卷旣成表上之道宋朱子謂孔
氏正義詩禮爲上易書爲下夫同出一時一人之手而有得有
失何歟曰正義者就傳注而爲疏義也所宗之注不同所本之
義疏亦異則得失於是乎著孔氏於易舍九家而宗王氏弼及
韓氏康伯於義疏則采褚仲都弼之注易僅取剛柔乘應之說
韓氏之注繫傳亦復空詮無補孔氏拘牽注義順文敷衍其於

馬鄭荀虞諸家之古法閒或援引輒以爲非又或取以補輔嗣之闕漏不能疏通明晰故最淺薄不足數書則宗東晉梅頤所上之僞孔傳而刪取二劉之正義焉孔傳本不足觀穎達曲爲迴護於是馬鄭之注僅供參證而司馬遷五帝本紀中之真古文不一引取棄周鼎而寶康瓠孔氏之謂矣詩則獨宗毛鄭卷首先列鄭譜頗得綱領其於訓詁名物制度典禮更一一詮解精確訓詁則本諸爾雅參以舍人樊光李巡孫叔然諸家之古注而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次焉制度典禮則引據羣經益之以王肅之難王基之駁孫毓之評崔靈恩之集注佐之以鄭氏之易注書注賈服之左傳注若鄭志若駁五經異義若箴膏肓諸書咸萃焉以故閎博淵深幾無與抗雖曰藍本二劉而其采掇之精固可謂獨具卓識已禮亦宗鄭注而以皇侃義疏爲本

引證則本諸周禮儀禮旁通曲達靡不周悉記云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故孔氏於服制分辨尤晰若鄭氏之喪服變除盧子幹之禮記解詁阮諶之三禮圖射氏之音義隱莫不援引故奧衍精通與詩竝善左傳宗杜氏於義疏則本劉光伯杜氏之精義皆從賈服竊來其淺處正復不少孔氏惟杜之從所引釋例之屬又杜氏一家之學亦奚貴焉雖有劉光伯之規杜理精辭辨足以摧折武庫孔氏概置評駁不復遵用故左傳正義雖大旨可觀其失亦見然則將如何而後盡善耶曰易則宗鄭氏而以李鼎祚所集之古注及羣書中所引之古注足與鄭注相發明者附益之次則取左傳中筮法都爲一編附焉所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漢易梗概於斯可復書則采馬鄭注而益以史記中之以訓詁代經文者其他漢石經及說文及顏師古

諸家之說亦復搜討靡遺而後殫心詮解庶復真古文之舊觀
左傳則采賈服注於土地名則取裴秀客京相璠其一二古文
散見說文及羣書者取以參攷庶左傳之古字古言存什一於
千百而春秋亦賴以明然後博稽載籍爲之疏釋俾賈服之學
復顯於世不遠駕穎達上耶要之闢漢儒之闢與作孔氏之功
臣非好學深思之士未克臻此然則五經正義有得無失豈易
言也哉

擬撰爾雅圖條例

古人訓詁多取同韻所謂音近義通也釋訓一篇更作韻語今
擬置古音表于首俾讀者由訓詁以通古音由古音而精訓詁
有觸類旁通之助

族屬有親疏禮制有隆殺皆由五服以推也釋親一篇略具此

義當置九族圖於前而宗法圖喪服圖附焉庶親疏之義一覽可得

宮室堂階之制悉寓五禮儀節釋宮特概舉爾瓝瓚謂之甝卽今之甝爾曾見畫工作陶侃運甝圖繪作酒甕此類今當刊正三代器物質文互異自昔繪畫者多失其真今酌參之如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古以豆爲量名容四升其高廣之制詎容臆定

樂器之長短厚薄侈弇皆音律所繫大鐘謂之鏞卽古之鎛鐘大簫謂之言卽今之鳳簫悉校訂周密不仍舊譜之謬

經緯星之具見經傳者未可枚舉今特繪恆星圖及黃赤道圖於首俾十二次瞭然可睹其歲差之說亦附焉疆域互有沿革九州之名爾雅與禹貢異其職方亦異說者疑

爲殷制今擬夏商周各爲一圖

邱陵山谷古人命名多取物象如敦邱宛邱之屬確有其形若大山宮小山霍酈氏於廬江水下誤讀大山宮爲句此類未可從

水泉源委有難名狀者泉一見一否爲灑今浙東浦江縣之月泉與月盈虛者或似之濫泉正出今山左之趵突泉及浙江錢塘之梅花泉其泉脈皆自地底瀾翻而出故詩云聲沸檻泉概舉以廣異聞

草木南北不同古今命名亦異釋草之荼苦菜南人謂之苦蕒菜春月開黃花似菊至四月閒花蒂茸茸作絮圍轉似輪故月令云苦菜秀蓋謂若茅秀然得諸目驗斯爲不謬

蟲魚形狀今人有不能悉見者亦有不能舉其名者古以貝爲

貨今或不能舉其物而浙江廣東則有之其形似螺蛳蝸五采
具人或未之見而海濱則有之

鳥之類分晰最難今邨郊閒有鳥雄者潔白尾長尺許雌者絳
色短尾頭有叢毛若古方勝然其音云快底做快底做蠶時乃
見過此則隱確然可定爲戴勝方言合鳳鳩爲一則誤獸畜之
屬惟鼠屬稍繁當一一別白之鼯鼠豹文從許氏說信古也騾
牝驪牡玄從鄭君說蓋衛風騶牝三千實包牝牡若騾牝爲句
則是衛之戎事田事皆以牝馬充之可乎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七終

東原存之其說以經學正氣